十三經註疏

孟子

五六七

元舜上

口 12
3551
3

門 口12
號 3551
卷 3

孟子注疏卷五上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謚也。公者。國一人尊君之稱也。文公於當時。尊敬孟子。問以古道。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正義曰。前篇五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故曰公孫丑為篇題。蓋請行政莫大乎反古之道。是以此篇滕文公尊敬孟子。問以古道。如論語衛靈公問陳於孔子。遂以目為篇題。不亦宜乎。故此篇之題也。此篇凡十五章。趙注分之。遂成上下卷。據此上卷。凡五章而已。一章言人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二章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三章言尊賢師智。采人之善。脩學校。勸禮義。勑民事。正經界。四章言神農務本。教於世民。許行欲道。君臣同耕。陳相背師。降于幽谷。孟子博陳堯舜上

乾隆四年校刊

下之敘以正之。五章言聖人緣情制禮。以直正枉。其餘十章。趙注分爲下卷。各有敘焉。【注】滕文公至題篇。○正義曰。案春秋魯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乃長滕侯。隱公七年。杜預注云。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是滕文公之國。卽滕侯之後也。謚法曰。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論語第十五篇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俎豆之事。則常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遂以爲之篇題故也。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注】文公爲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麇。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以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故勉世子。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注】從楚還復詣孟子。欲重受法則也。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注】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惟有行善耳。復何疑邪。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注】成覸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丈夫。我亦能爲之。我何爲畏之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注】言欲有爲。當若顏淵。庶幾成覸不畏。乃能有所成耳。又以是勉世子也。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注】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

公。言其知所法則也。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注滕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方五十里。子。男之國也。尚可以行善者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注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憒亂。乃得瘳愈。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也。音義瞑。莫甸切。下同。眩。音縣。又作眠。眴。音同。瞑眩憒亂。瞑或作眠。瞴。音瞿。瘳。丑彫切。又音遘。正義曰。此章言人主當則聖人。秉仁行義。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者。世子。諸侯適子之稱也。言滕文公爲世子之時。往楚國而在宋國過。見孟子。孟子乃與世子文公道其人性皆有善。但嘗行之而已。凡言則必以堯舜爲言。蓋堯舜者。古之受禪之帝。其治國所行之事。皆爲後世所法。故言必堯舜之事。言於世子文公。以其欲勉世子文公也。文公者。後謚世子爲文公

值復。扶又切。重。直用切。下同。覩。古莧切。一音閑。瞑。眩。莫甸切。下音縣。又作眠。眴。音同。瞑眩憒亂。瞑或作眠。瞴。音瞿。瘳。丑彫切。又音遘。正義曰。此章言人主當則聖人。秉仁行義。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者。世子。諸侯適子之稱也。言滕文公爲世子之時。往楚國而在宋國過。見孟子。孟子乃與世子文公道其人性皆有善。但嘗行之而已。凡言則必以堯舜爲言。蓋堯舜者。古之受禪之帝。其治國所行之事。皆爲後世所法。故言必堯舜之事。言於世子文公。以其欲勉世子文公也。文公者。後謚世子爲文公

也。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之後。往至楚國。又自楚國反歸。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孟子見世子。復見再有所問。乃曰。世子是疑。我言有不盡。故復見乎。言道之在天下。而已。惟當善行焉。何必復疑而再問邪。成覵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亦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孟子又引往日成覵。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亦丈夫也。我何爲畏之哉。是言彼丈夫也。我能爲之。亦如彼之尊貴也。我何人也。亦言其人即一耳。但有能爲之者。亦若此舜矣。又何畏。顏淵有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孟子又以公明儀有信而師法之耳。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孟子引書云。若藥不瞑。眩厥疾。言今之滕國。亦將有五十里也。尚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者。此蓋今之尚書說命之篇文也。孟子引書云。若藥之攻人。人服之不以瞑眩憒亂。則其疾以不愈也。所以引此者。蓋孟子恐云今滕國絕長補短。將有五十

里。猶可爲善國。有致世子之所嫌。乃引此而喻之。抑亦所謂良藥苦口。忠言逆耳之意。而解世子又有以勸勉焉。

焉。注文公爲世子至勉世子也。○正義曰。此蓋古紀世本之文也。云滕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孫子元公洪。與文公相直。後世因避諱之故。更考公爲定公。元公爲文公。以其能安民大慮。故以定爲謚。以其能慈惠愛民。故以文爲謚。魯有文公定公之號。周有文王定王之名。其謚雖與滕君同。然稱其實。蓋不無異焉。凡稱公者。蓋古者天子有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伯。小國稱子男之君。亦得稱公者。非僭之也。以其國人爲之。故稱公而已。注云成覩勇果者也。公明儀之勇果。公明儀之賢者也。○正義曰。以意推之。則成覩之勇果。公明儀之賢者。可知矣。人亦未詳所說。亦以孟子之時。事字有所載。學者亦不必規規務求極焉。注若藥不瞑厥疾不瘳。○正義曰。商書說命篇。孔氏傳云。開汝心。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止切言以自警。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注定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謂大喪也。然友之鄒。問於孟子。注孟子歸在鄒也。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注不亦者。亦也。問此。亦其善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注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從禮也。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注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二代以前。君臣皆行三年之喪。齊疏。齊

衰也。餬糜粥也。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注父兄百官。滕文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滕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注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故曰吾有所受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注父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似恐我不能盡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爲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其信我也。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注孟子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喪尚哀。惟當以哀感之耳。國君薨。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歠粥不食。顏色深墨。深甚也。墨。黑也。即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

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注】上之所欲。下以爲俗。尚加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注】世子聞之。知其在身欲行之也。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注】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居喪不言也。異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注】四方諸侯之殯來弔會者。見世子之憔悴哀戚。大悅其孝行之高美也已。【音義】齊音資。疏。所居切。飦諸延。切。縗。或作衰。同音崔。饜。亦作饜。音義與饜同。更。古衡切。好。呼報切。下好者好聚好施皆同。爲于僞切。下既爲。復爲。爲天下。親爲。非爲。皆同。歠川說切。帥音率。【疏】正義曰此章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公之謂也。滕定公薨者。滕文公之父死也。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者。然友世子之傅也。世子謂然友言往日孟子。曾與我言於宋國之事。於我心至今常存。終爲不忘之也。今也不幸至於父母之大故。我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其父喪之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者。孟子將以自宋歸鄒也。然友乃往鄒國問孟子。以世子所問之事。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者。孟子答然友。謂不亦善。然友以世子所問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至三代共之者。孟子以此答然友之問。言曾子謂父母在生之時。當以禮奉事之。如冬溫夏凊。昏定晨省。是其禮也。父母死之時。當以禮安葬之。如躃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是其禮也。及祭之禮。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是也。能如此則可謂之能孝者矣。如問其諸侯所行之禮。則我未之學也。雖然爲未嘗學諸侯之禮。我嘗聞知之矣。言嘗聞三年父母之喪以齋疏齊衰之服。以麋粥之食。凡此三年之喪。自上至於天子。下而達於

庶人。三代夏商周。共行之矣。然友反命者。然友自鄒得孟子之言。乃反歸命告於滕公也。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者。是世子因然友問孟子歸後。乃定爲三年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之先君。亦莫之嘗行也。今至於子之身。而反違之。以爲三年喪。不可反背先君。而以自爲三年喪之禮也。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百官言之後。復引記有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我但有所承受之也。不可於己身獨改更爲三年喪耳。滕與魯同姓。俱出魯周公之後。故云吾宗國魯先君。志記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者。滕文公既定爲三年之喪禮。而父兄百官見之。皆不欲。乃復謂然友曰。我所往他日未嘗學問禮。但好馳馳走馬試劒事。今也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見之。皆謂我志不足以行此三年之喪。恐其不能盡於大事之禮。子復爲我之鄒問孟子。以爲如何。當使父兄百官服其心而信我也。然友復之鄒問孟子者。是然友自文公所。乃因其命復往鄒國見孟子而問焉。孟子曰不可以他求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至是在世子者。孟子答然友爲世子之問。言如此則不可更以他事求也。惟當以哀感之耳。故引孔子曰。國君之薨。其政事皆委冢宰。大臣聽行之。嗣君者。但歠麋粥。而不食。面之顏色。亦變爲甚黑之色。即喪位而哀哭之。故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是所謂上有所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耳。且君子之德如風也。小人之德如草也。草加之以風。必偃伏而從風所趨耳。是在世子。但以身率之爾。凡此皆孟子答然友爲世子之問。而以此復教之矣。然友反命世子曰。是誠在我者。然友自問孟子之後。乃以孟子之言。反歸告於世子。世子於是五月居於倚廬。不敢入處。故未有命以令人。未有戒以號人。以其在外。思之而不言也。百官族人。皆以爲知禮。能行三年之喪。乃曰可謂曰知。以其百官族人。指文公而言也。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者。言及至葬日。四方諸侯來弔。於容。哭泣之哀而形於聲。於慰而觀之。顏色之戚而形於面。於是弔之者。皆大悅。以喜其有孝行也。注定公文公父也○正義曰。說在前段已詳矣。注曾子傳孔子之言○正

義曰。案論語孟孫問孝於孔子。孔子對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曾子傳孔子之言而云。孟子所以引爲曾子言矣。【注】滕魯國同姓俱出魯周公之後○正義曰。案魯隱公十一年。滕侯與薛侯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侯。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杜預云。薛任姓。以此推之。則知滕爲魯之後。與魯同姓也。【注】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至孟子也○正義曰。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也。兩說者。其意皆行。謂之父兄百官言。亦行。謂之世子。亦行。但不逆意則可矣。【注】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正義曰。案左傳隱公元年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又大喪記云。父母之喪。居倚廬是也。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注】問治國之道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怠惰。當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務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注】詩。邠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綯。綯。絞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已。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注】義與上篇同。孟子既爲齊宣王言之。滕文公問。復爲究陳其義。故各自載之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注】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

賦取於民。不過什一之制也。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注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注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取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注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校數歲以爲常。頻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於貢也。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注樂歲。豐年。狼戾。猶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饑多狼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爲暴虐也。而反以常數少取之。至於凶年饑歲。民人糞其田。尚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焉。不若從歲饑穰。以爲多少與民同之也。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

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注聆聆。勤苦不休息之貌。
動作稱舉也。言民勤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
公賦當畢。有不足者。又當舉貸子倍而益滿之。至使老
少轉尸溝壑。安可以爲民之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
矣。注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
有世功也。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
必有士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閔
其勤勞者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
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注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
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惟

殷人助者。爲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
家之時。亦有助之之制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注以
學習禮教化於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
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注
養者養者老。教者教以禮義。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
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政事
也。猶洪範曰。彝倫攸序。謂其常事有序者也。人倫明於
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注
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詩云。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

之國。注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復脩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使畢戰。問井地。注畢戰。滕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爲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注子。畢戰也。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侵鄰國。乃可均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爲祿也。周禮小司徒云。乃任土地而井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注暴君。殘虐之君。汙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爲差。故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注褊小。謂五十里也。爲。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爲善政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注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爲數。而供什一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時行重法。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

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也。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注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圭。潔也。上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絀士無潔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少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等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時無圭刁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

利民之道也。死徙無出鄉。注死。謂葬死也。徙。謂受土易居。平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爲功也。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注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禮大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惡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和睦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注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地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

圍圖家一說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注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也。孟惹潤澤之。則在滕君與子。共戮力撫循之也。音義督丁音徒茅張云或作苗誤也。索綯。桑洛切。下音桃。亟。一。云音棘。乘。登也。閉音辟音僻。後放辟同。後張云諸本作移。誤也。罔。張云或作罔。誤也。徹。直列切。禪音擅。數。色主切。有易之易。丁以豉切。下及後章不易同。樂音洛。捐。與專切。盼說文五禮切。恨視也。亦四莧切。丁作胖。許乙切。養。餘亮切。下莫養奉養皆同。稱。貸並如字。惡。在音烏。安也。後章惡得惡能皆同。養。食之食音嗣。任音壬。耏音而。付。切。校音效。下同。射。神夜切。去。長。丁之長張丈切。紬音點。萊音來。草田曰萊。夫。圭田丁云夫如字。謂。餘夫也。鄭。康成注。禮記訓夫為治也。磽。苦交切。別彼列切。正義曰。此章言尊賢師知。采人之善。修學校。勸禮義。勑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斂。

什一。則為國之大本也。滕文公問為國者。滕文公問孟子治國之道也。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者。孟子答文公言治國之道。惟民事當急而不可緩也。詩云書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者。此蓋詩之豳風七月之篇文也。言民事於日中則取茅夜中以索綯。綯。絞索也。晝。日中也。宵。夜中也。及兩閒暇之時。則亟疾乘蓋屋。及兩閒暇之時。則亟疾乘蓋。播百穀為也。以其民事當播百穀為也。以其民事當播百穀為也。亦欲文公教民之文公也。亦欲文公教民敦之文公也。以其民事當播百穀為也。以其民事當播百穀為也。亦欲文公教民敦

今引之而教文公者。蓋欲使得其中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者。言夏后氏之時。民耕五十畝田。其於貢上之賦。但五畝而已。是夏后氏五十而貢也。殷人之時。民耕七十畝田。其助公家則七畝而已。是殷人七十而助也。周人之時。民耕百畝。其徹取之賦。則十而已。是周人百畝而徹也。總而論之。其實皆什一之賦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此孟子自解之義也。徹猶徹取。助但借民力而耕之矣。故藉借也。夏后氏與殷人周人之稱不同者。蓋禹之受禪以繼舜有天下。故夏稱后。后君也。殷周以征伐順人心而有天下。故云人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龍子蓋古之賢人也。孟子言龍子有云。治土地之賦。莫善於助者也。莫不善於貢也。以其助則借民力而耕之。其所出在歲之所熟如何耳。貢者。以其檢校數歲之中。以爲有常之例也。其歲之所熟。則貢之數亦然。歲之荒。則貢之數亦然。蓋以歲荒。則有損於民也。故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者。此亦孟子自解其上文之旨也。言豐樂之歲。其粒米狼藉饒多。雖多取之

而不爲暴虐。則以寡取之。凶荒之年。糞其田尚不足。則以取滿其常數焉。是則校數歲之中。以爲常之意也。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孟子言人君爲下民之父母。使民盻盻相顧。將至終歲勤苦勞動。不得以贍養其父母。人君在上。又更稱貸而益之。以滿其常數之貢。致使老少羸弱。飢餓而轉尸於溝壑之中。如此安更可在上爲下民父母也。言其不足以爲民父母矣。以其爲民父母。當子養其民。不當如此故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孟子言今夫滕國於世祿。固已知行之矣。但亦當憐憫民之老少。與其勤勞者也。世祿者。以其有功德之臣。則世祿之賜其土地也。謂其子雖未任居官。得食其父之祿。亦必有土地祿之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者。此詩蓋小雅大田之篇文也。惟助至助也。孟子又自言之。因詩而解周之亦助也。其詩蓋謂民樂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及公田。次及我等私田也。孟子緣此而觀之。遂知雖周百畝而徹取之賦。其亦有助之制焉。以其惟行助。則爲有公田。如貢徹則非有公田矣。孟子於此所以復辨其周之亦有助法。而取民之賦。蓋謂其莫善

於助之義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者。此孟子亦欲文公富而教之之意也。言又不特止於制民之賦而已。既制其祿。又當開設爲之庠序學校以教之矣。故曰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至是爲王者師也者。此孟子欲詳說其庠序學校之意也。言庠者所以養耆老於此者也。校者所以教禮義於此者也。序者所以講射於此。而行尊卑揖遜之禮者也。夏之時謂之校。殷之時謂之序。周之時謂之庠。然而爲學則三代皆共之。皆所以於此而明人倫之序。大倫既備明於上。小民既親之於其下。如有王者興起而用之。必來取法於此。是爲王者之師也。孟子所以區區爲滕文公言及此。又欲文公由此化民成俗故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者。詩云蓋詩大雅文王之篇文也。其詩周雖自后稷以來。但爲之舊邦。其受王命。復脩治而維新之。是文王之謂也。孟子言文公但能力行如此。而脩治亦以新子之國矣。以其欲以此勉文公。使庶幾新其國也。使畢戰問井地。畢戰滕文公之臣也。滕文公自問爲國之道。孟子告之民事貢賦。勑禮義之意。其後又使其臣畢戰問孟子以井地之制也。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

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者。自此至在君與子矣。皆孟子答畢戰問井地之制也。孟子言子之君。將欲行其仁政。選擇而使子來。問以井地之制。子必當勉力與民同行之耳。夫仁政必自經界爲始。如經界不能正之。則井地由此不均齊。井地不均。則穀祿亦不平矣。穀所以爲祿。故云穀祿。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至定也者。孟子言此。故暴虐之君。汙濫之吏。必慢其經界。所以告之以此者。孟子欲滕君不爲暴君。畢戰不爲汙吏也。故如是云。然經界既以正。則田由此而分平。祿由是而得制。是其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之也。以言其易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孟子言今夫滕國土壤之地褊小。即止於五十里。然將爲之君子人焉。爲之野人焉。以其無君子。則莫能治其野人。無野人則莫能養其君子。孟子所以言此者。蓋以滕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足以爲善政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至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者。此皆孟子欲滕國爲善政。故以是請教之也。今言請於郊野。行井田之制。以九一而助佐公田爲之賦。國中廛園以什一之法。使貢自賦之。以其十中取一也。古者自卿以下。皆有其圭田。謂之圭

田者。所以名其潔而供祭祀之費也。言自卿以下。皆受此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餘老少尚有餘力者。亦受此圭田二十五畝而已。死徙無出鄉。以其死葬易居。無出其本鄉耳。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以其爲同鄉之田。共井之家者。凡有出入皆相友爲伴。所以同其心也。相助以守。而此不可以得以投隙來。疾病則相共持其贏弱。而救其困急。則百姓於是相親和睦矣。方里而井。井田九百畝。以其一井之地爲公田。以其九百畝於井中抽百畝爲公田之苗稼。八家皆私百畝。以爲己之私田。苗稼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以其八口之家。同共耕養其公田。及至公田之事了畢。然後耕治己之私田。以爲之私事。所以別野人之事。以別於士伍者也。此其大略也。若夫加之以慈惠潤澤之。則有在於滕君與子矣。孟子者稱畢戰爲子也。注詩邠風七月之篇至無休已。○正義曰。毛氏云。宵夜也。綯絞也。乘升也。箋云爾汝也。汝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

待時用。亟急也。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其始播百穀。謂期來年百穀于公社也。此詩蓋陳王業之艱難。注陽虎魯季氏家論語云。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孔傳云。陽貨陽虎也。季氏之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是則姓陽名虎。字貨也。孔子不見。所以知其非賢故也。注詩小雅大田之篇至亦助也。○正義曰。此蓋幽王之後私。令天注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注洪範彝倫攸敘。○正義曰。孔安國云。彝倫常道也。言常道所以大敘也。此箕子陳之於武王者也。注詩大雅文王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言文王受命作周。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注周禮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正義曰。鄭注云。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皁者也。鄭玄云。隰皁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者。有再易者。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爲井者。

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音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正義曰。周禮云。鄭司農云。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周禮云。餘夫亦如之。主制曰。夫圭田無征。○正義曰。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也。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夫圭田無征者。鄭氏云。夫猶治也。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在近郊之地者也。音周禮大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正義曰。案大宰之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注云。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縱也。牧。州長也。長。諸侯也。師。諸侯師氏。有德行教民者也。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也。宗。繼別爲大宗。收族者也。吏。小吏。在官者。藪。亦有虞掌其政令。爲之厲禁者。使其地之民守其財物者。此大宰之職。有是以掌之也。音義曰。劉音六。師知音智。

孟子注疏卷五上

孟子注疏卷五上考證

滕文公章句上疏忠信接禮曰文○史記世家云愍民惠禮曰文無忠信接禮句疑誤

滕文公問爲國章子之君將行仁政節注勿侵鄰國○侵監本訛慢今從閣本改正

必有圭田注圭潔也上田故謂之圭田所以奉祭祀也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紳士無潔田也○臣宗棣按鄭樵曰圭田商制也周則士田矣考周官制度云圭田自卿至士皆五十畝第王制言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既皆有田何以又云無田則薦以此知賜圭

田亦有功德則賜圭田耳趙惠云德行潔白始與之

田

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注陳良儒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辛相弟聖人之政謂仁政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注棄陳良之儒道更學許行神農之道也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注陳相言許行以爲滕君未達至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注相言許子以爲古賢君當與民並耕而各自食其力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民事耳今滕賦稅有倉廩府庫

之富是爲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爲賢君乎三皇之時質樸無事故道若此者也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注問許子必自身種粟乃食之邪曰然注相曰然許子自種之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注孟子曰許子自織布然後衣之乎曰否許子衣褐注相曰不自織布許子衣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也或曰褐枲衣也一曰粗布衣也許子冠乎注孟子問相冠乎曰冠注相曰冠也曰奚冠注孟子問許子何冠也曰冠素注相曰許子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注相言許子以粟易素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注孟子曰許子何爲不自織素乎

曰害於耕。注相曰。織紡害於耕。故不自織也。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注爨。炊也。孟子曰。許子寧以釜甑炊食。以鐵爲耜用之耕否邪。曰然。注相曰用之。自爲之與。注孟子曰許子自治鐵陶瓦器邪。曰否以粟易之。注相曰。不自作鐵瓦。以粟易之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注械。器之總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陶冶亦何以爲病農夫乎。且許子何爲不自陶冶。舍者止也。止不肯皆自取之其宮室中而用之之何爲反與百工交易紛紛而爲之煩也。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注相曰。百工之事。剛不可耕且爲。故交易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注孟子言百工各爲其事。尚不可得耕且兼之。人君自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此反可耕且爲邪。欲以窮許行之非滕君不親耕也。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可復若三皇之道也。言許子不知禮者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注孟子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百工之

所作之乃得用之者是率導天下人以羸困之路也故曰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注勞心君也勞力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者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注遭洪水故天下未平水盛草木暢茂草木盛故禽獸繁息衆多也登升也五穀不升用也猛獸之迹當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懼害人故堯獨憂念之敷治也書曰禹敷土是言治其土也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注掌主也主炎之官猶古之火正也烈熾益視山澤草木熾盛者而焚之故禽獸逃匿而奔走遠竄也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注疏通也瀹通也治也排塞也於是水害除故中國之地可得耕而食也禹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門而不入書曰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如此寧可得耕也注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注棄爲后稷

也。樹。種。藝。植也。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五穀所以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注】司徒主人。教以人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兄弟弟。朋友貴信。是爲契之所教也。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注】放勳。堯號也。遭水災。恐其小民放僻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從而振其羸窮。德恩惠之德也。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注】重喻陳相。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注】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爲已憂。農夫以百畝不易治爲已憂。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注】爲天下求能治天下者難得也。故言以天下傳與人。尚爲易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注】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其所由來。堯法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舜得人君之

道哉。德盛而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堯舜蕩蕩巍巍如此。但不用心於躬自耕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注當以諸夏之禮義。化變蠻夷之人耳。未聞變化於夷蠻之人。同其道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注陳良生於楚。北遊中國。學者不能有先之也。可謂豪傑過人之士也。子之兄弟。謂陳相陳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良死而倍之。更學於許行。非之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注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慎終追遠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注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禮。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曾子不肯。以爲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皜皜白甚也。何可尚而乃欲以有

若之質於聖人之坐席乎。尊師道。故不肯也。今也南蠻
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
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
幽谷者。注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鴃鳥耳。
鴃。博勞鳥也。詩云七月鳴鴃。應陰而殺物者也。許子託
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並
耕。傷害道德。惡如鴃舌。與曾子之心亦異遠也。入當出
深谷。止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於幽谷。魯頌曰。戎狄是
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注詩。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懲艾也。周家時擊戎狄

之不善者。懲止荊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常欲擊
之。言南蠻之人難用。而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亦爲不
善變更矣。孟子究陳此者。深以責陳相也。從許子之道。
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
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
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注陳相復爲
孟子言此。如使從許子淳樸之道。可使市無二價。不相
僞詐。不相欺愚。長短。謂丈尺。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石。
大小。謂尺寸。皆言同價。故曰市無二價者也。曰夫物之
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

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疏】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蓰五倍也。什十倍也。至於千萬相倍。譬若和氏之璧。雖與凡玉之璧。尺寸厚薄適等。其價豈可同哉。子欲以大小相比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粗屨也。小細屨也。如使同價而賣之。人豈肯作其細哉。時許子教人僞者耳。安能治其國家者也。【音義】許行之行。丁音衡。又下孟切。下同。踵。之隴切。氓。亡庚切。與甿同。衣褐。於既切。下同。捆。丁音閫。案許叔重曰。捆。織也。埤倉曰。捆。倣也。從才。從木者。誤也。張作裍。音同。掾。丁音卓。擊也。從才旁豕。陳相。丁云去平竝通。饔音雍。飧音孫。當身丁去聲。粗音麤。後注同。之與。音餘。下爲與同。

舍皆之舍。丁音赦。止也。路丁張竝云路與露同。贏力爲切。字亦作贏。郎果切。食人之食音嗣。食於人如字。氾音泛。偪。音逼。瀹濟漯。丁云上音藥。中子禮切。下他合切。作濕誤也。呱。音孤。契。音薛。放方往切。曰。丁音馹。或作日誤。勞之來之。丁云並去聲。不與焉下音豫。亦如字。倍之。丁云義當作偝。古字借用耳。下子倍同。治任。丁而針切。云治任。謂治擔任之具。彊其丈切。暴。蒲木切。皜音杲。鴃舌。丁音決。又古役切。鳴鴃。丁云毛詩作鴂。古役切。大古之大音泰。閟丁音祕。淸淨之宮。謂姜嫄之廟。膺擊。丁本作應。云案古訓應。訓當。此注訓擊。蓋以當對是擊敵之義。故轉訓耳。懲艾。丁廢切。賈。音嫁。下皆同。倍蓰。丁音師。云從竹。下徙。開元禮。文字音義。曰倍謂半倍而益之。又音灑。山綺切。史記作倍灑。徐廣曰。一作五倍曰蓰。子比之比。丁音鼻。次比也。【疏】正義曰。此章言神農務本。教以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相倍師。降於幽谷。不理物情。謂之淳樸者。有爲神農者。許行至願受一廛而爲氓者。神農炎帝氏也。許行南蠻之人也。姓許名行也。自楚蠻之地。往至滕國。至門而言告於文公曰。我是遠方楚蠻之人。聞滕君行仁政於此。我今所以來至。心願受一廛居之。以爲之氓也。氓野人之稱。已說在公孫丑篇。文

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言文公乃與許行之居而處之。其許行之徒弟有數十人。皆衣短褐。叩掾織屨席。以供其飲食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至願爲聖人氓。陳良儒者也。陳相與其弟辛二人。皆陳良徒弟也。言陳良徒弟陳相。與其弟辛。背負其耒耜。而從宋國往滕國。而向滕君曰。我聞知君行聖人之政事。是爲聖人者也。今願爲聖人之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言陳相至滕。乃見許行而大悅樂之。遂盡棄去陳良之儒學。而就學於許行之道。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至惡得賢。言陳相後見孟子。乃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爲賢君者也。雖然未聞至道也。古之賢君。乃與民同耕而食。饔飧而兼治政事。朝食曰饔。夕曰飧。今也滕君乃取財稅。而有倉廩府庫之富。則是厲病其民以自奉養也。安得謂之賢君乎。倉廩釋名曰。倉藏也。藏穀物也。廩倉有屋曰廩。孟子問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陳相答之。以爲許行是自種而後食也。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孟子又問許子必自織布。然後衣著乎。曰否。許子衣褐。陳相答之。許子不自紡織其布爲衣。以其即著枲布也。許子冠乎。孟子問許子戴冠乎。曰冠。陳相答之。許子戴冠也。曰奚冠。孟子又問許子戴何冠。曰冠素。陳相答之。許子冠以素爲之爾。素帛也。曰自織之與。孟子又問許子以素爲冠。其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陳相答之。許子不自織爲冠。以粟更易之而已。曰許子奚爲不自織。孟子又問許子何爲而不自織爲之乎。曰害於耕。陳相答之。以謂許子不自織爲之也。以其自織。有妨害於耕也。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孟子又問許子寧以釜甑炊食。以鐵爲犂。用之耕否乎。曰然。陳相答之。以爲許子用之也。自爲之與。孟子又問許子。是自爲釜甑炊食。鐵犂耕乎。曰否以粟易之。陳相答以爲許子之不自爲也。以粟更易之而已。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至何許子之不憚煩。孟子又復問以許子將粟更易械器者。不以厲病於陶冶。陶冶亦以器更易之以粟。豈爲病厲其農夫哉。陶作瓦器之匠也。冶鑄金之匠也。且許子何不自爲之。陶冶止皆取其宮室之中而用之乎。何爲更紛紛然交易於百工與。何許子之不畏其煩。故以此欲排之陳相也。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陳相又答之。以謂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之也。所以用交易而用之耳。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之與。孟子又排之。如是則爲國君治天下。獨可自耕。且又爲政事以治天下與。陳相及此無以應答。

故孟子一向自言而排之。乃曰有大人之事。大人之事。則國君行教化也。有小人之事。小人之事。即農工商也。且以一人之身。而用百工之所作爲備具。如必皆用自爲。然後方行用之也。此則驅率天下之人。以贏困之路也。又一說云。如此是驅率天下之人。但泛視而不知上下貴賤耳。以其許行陳相皆欲君民並耕。不知有上下貴賤相待。故以此說爲尚。所以云贏困之路者。但趙注之說耳。詳而推之。贏困之路。不若此說之通義也者。此下文之其力。但或勞其心者。勞其力。勞其心。所以制政教而治天下之人。有但或勞力治公田以奉養上之人也。治天下之人者。以其爵祿皆出民之賦稅。故食於人而已。言此是天下通義。人所常行者也。上之人君爲言也。下之人民爲言也。以此相待耳。嘗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逆其勢。汎汎濫濁。偏於天下。猶未平泰。以其大水橫流逆其勢。汎汎濫濁。偏於天下。草木由是暢茂。敷實禽獸又由此而繁息而生殖焉。五穀黍稷稻麥菽。於是不豐登。禽獸亦偏害於人。猛獸之迹。交馳於中國之道。堯帝乃獨自憂懼之。以其有傷害於人民。故舉用虞舜而廣治之。廣治其水土也。舜使益掌火。至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之地。人方可耕藝而食也。當此之時。禹八年在外。過家門而不得入。其間雖欲於時耕作之。其可得乎。又使后稷棄教天下民。以時播種百穀。百穀既豐熟。而天下人民於是得養育其生。稼穡者。說文云。種曰稼。斂曰穡也。人民於是有養生之道。飽食而煖衣。逸樂居處。而無以教之。則近於禽獸。以其不知高下也。聖人有憂懼其民如此。舜又使契爲司徒之官。教以人倫。使天下之人。知父子有

親親慈孝。君臣有尊卑之義。夫婦有交別。長幼有等敘。朋友有忠信。又言放動有勞之義。夫婦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民之來歸者。有以償其勞。故曰勞之。因其心。故以正其曲。爲之直。故曰正之。民之或曲其心。故以正其曲。爲之直。故曰直之。輔之如車輔。使民有所進於道。故曰輔之。翼之如羽翼。使民所以欲使其自得悅樂之。於是又從加之恩惠而振德之。振德之。卽恩惠耳。言聖人之憂於天下之民如此。尚何暇以耕爲乎。又言堯以不得舜而舉用使數治焉。則爲己之憂。舜既得堯舉而用之。如舜復不得皐陶禹爲輔。則亦爲己之憂。今夫以百畝之難耕。憂爲已所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謂之仁。以言其以已之財物布與人者。是謂恩惠也。以已之有善而以教諸人。謂其心之忠也。中心之謂忠。爲天下求得其人而治天下者。是謂其仁者也。愛人之謂仁。所以爲天下求得其人。不過愛天下之人。故如是也。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夫故以天下傳與其人。尚以爲易

也。爲天下得其人而治天下者猶以爲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大哉堯之爲君。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其有天下也。惟上天之爲大。而不可尚。惟堯帝又能則法上天而行之。故蕩蕩然其德之大而民無有能指名之者。亦若上天之蕩蕩。其覆燾之德。人亦不能指名而窮極之故也。德於堯如此。其大故孔子所以曰大哉堯之爲君。君之大如此。而天下之事。未嘗自與及焉。無他。以其急於得人而補之耳。所以但無爲而治天下。豈爲帝舜帝之治天下。享之故不必自與及焉。然則堯帝舜帝之治天下。豈爲無所用其心哉。以其但急於得賢。亦且不用於躬耕耳。孟子所以言至於此急用心於排許子於陳相。欲以此者。蓋欲排許子於陳相。欲以滕君與民竝耕而食。故演之以此也。是所以闢之云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至亦爲不善變矣者。此蓋孟子又欲以此而譏陳相學於許行者也。言我聞用中夏之禮義。而變夷之道。而變化於蠻夷之人。未聞以蠻夷之道。而變化於中夏也。且陳良自楚國而生也。悅樂其周公仲尼之大道。乃自楚之南而往北。求學於中國。蓋中國在北之地故也。北方之學者。未能有人或先之陳良。彼陳良所謂豪傑過人之士者

乾隆四年校刊

也。子之兄弟。以師事數十年矣。至師死而遂背去其所學。而學於許行。故以此而譏之。言往日孔子喪沒。至於三年之外。其門人有治擔任而將歸室者。乃至子貢之所。入揖於子貢。相嚮面而哭。乃至悲不成聲。然後歸之室。復感發子貢追思孔子。又反至。築室於孔子冢上之壇。獨居又至三年。然後方辭冢室而歸處。又及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三人。以有若之貌狀似孔子聖人。三人遂欲以往日所事孔子之禮。旦夕奉事有子。至勉強曾子。同以此事之。曾子乃曰不可。言江漢以濯之。則至清而不可汚。秋陽以曝之。則至明而不可掩。其孔子如此江漢秋陽。皜皜然清潔明白。不可得而尚耳。故不可以有若比之。而以事孔子之禮事之也。孟子所以言之以此者。蓋謂孔子之事。至三年之久。而門人尚歸。與子貢相嚮而哭。乃至悲而不成聲。又感子貢復築室於冢上。而追思之。以至子張子游子夏。欲慰其心思。乃強曾子同以往日事孔子之禮而事之有若。曾子尚不忍以有若加於孔子。而今子之兄弟。但自師死之未久。遂便以背去之。而欲以許行爲師而就學之。何忍之如是邪。故以此非之。然前文所謂用夏變夷。即陳良北學中國。以周公仲尼之道爲悅。是又孟子明言之也。豈見如許行陳相兄弟用蠻夷之事。而欲變於滕國也。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至爲不善變矣。孟子言今也許行乃南蠻鴃舌之惡如於鳥者也。所行皆非先王之正道。而子之兄弟。皆背去其已之師陳良。而以學許行。是亦有異於曾子不忍以有若加孔子矣。我聞出自幽谷之內。而遷登于高大之木者。未聞有下高大之木。而遷入于幽谷之內者也。又魯頌閟宮之篇有曰。戎狄之人不善。周公於是膺擊之。荊舒之人亦不善。周公於是懲誡之。然則戎狄之人。周公方且膺擊之。今以南蠻之人。反悅其道而以學之。亦爲不善變更者矣。蓋戎狄荊舒。皆南蠻之地也。然周公一則膺擊之。一則但懲誡之。是何邪。夫以戎狄之地遠。荊舒之地近。以遠者有所膺擊。則近者自然從而治也。故戎狄是膺。荊舒是懲矣。此孟子所以又執此而非之。陳相兄弟學於許行。爲不善更變其師者焉。從許子之道。則市價相若者。此乃陳相之言。從許行之道。爲美之之意於孟子也。言今從許行之道而行之。則市中物價貴賤。則一而不二也。國中亦無姦僞欺詐。雖使五尺之童子往市中。亦莫有人或敢欺瞞之也。以其布與絹帛長短則同。其價例則相若不異麻縷絲絮四者輕重又同。而價例亦相

若。而更無高低。五穀斗量多寡亦則同。而價例亦相若。脚屨大小亦同。而價則相若。凡此是皆市無二價也。故以此言於孟子。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至惡能治國家。此孟子又從而排之也。言夫萬物之不齊等。是物有貴賤好惡之情也。然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其不同之有如此。而子今以爲比皆同之而無二價。是使天下交爭而亂之也。大屨與小屨同其價。則人必爲之小屨而賣之。而大屨豈爲之哉。言凡屨之大小。則其他物之貴賤不言而可知矣。今從許行之道者。是相率而作詐僞者也。又安能治國家焉。此孟子至終而闢之以此也。【注】神農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也○正義曰。案皇甫謐曰。易稱包羲氏沒。神農氏作。是爲炎帝。班固云。教民耕農。故號曰神農。【注】褐馬衣至粗布衣也○正義曰。案說文云。編枲襪也。一曰短衣也。又曰袍也。馬被衣也。【注】古火正○正義曰。案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五行之官。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上正曰后土。顓頊氏之子曰犂爲祝融。是爲火正故也。【注】書曰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正義曰。案孔傳云。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啓禹之子。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注】放勳堯名也。○正義曰。案徐廣云。放勳號陶唐也。孔安國云。堯能放上世之功化也。【注】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正義曰。案史記云。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樹。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注】魯頌閟宮之篇。○正義曰。此詩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箋云。懲艾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狄。南艾荊與羣舒。是其解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注】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徐辟。孟子弟子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也。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注】我常願見之。今值我病。不能見也。病愈將自往見。以辭卻之。夷子不來。他日

又求見孟子。注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來。他日復往求見之。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注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子矣。不直言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注我聞夷子爲墨道者。墨者治喪。貴薄而賤厚。夷子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已。豈肯以薄爲非是而不貴之也。始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奉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可鄙足以爲戒也。吾欲以

變之者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注之夷子名也。言儒家者曰。古之治民。若安赤子。此何謂乎。之以爲宜同其恩愛無有差次。等級相殊也。但施厚之事。先從已親屬始耳。若此何爲獨非墨道也。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注親愛也。夫夷子以爲人愛兄子。與愛鄰人之子等邪。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驚救之。故謂之愛同也。但以赤子無知故救之耳。夷子必似此一

之。未盡達人情者也。故曰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注】天生萬物。各由一本而出。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已親等。是爲二本。故欲同其愛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注】上世未制禮之時。壑路傍坑壑也。其父母終。舉而委之棄於壑也。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注】嘬。相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汗出泚泚然也。見其親爲獸蟲所食。形體毀敗。中心慙。故汗泚泚然出於額。非爲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心而制禮也。虆梩籠臿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實是其道。則孝子仁人掩其親亦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注】孟子言是以爲墨家薄葬。不合道也。徐子復以告夷子。夷子憮然者。猶悵然也。爲間者。有頃之間也。命之。猶言受命教矣。【音義】徐辟之辟。音壁。又音闢。道不見之見。音現。注不見同。匍。音蒲。匐。蒲北切。蠅蚋姑。張音汭。云諸本或作蝠。誤也。丁云蝠未詳所出。或以蝠與蜣同。謂蜉蜣也。音由。又一說云蝠姑即螻姑也。嘬。楚怪切。說文云飲歃也。泚。七禮切。睨。音詣。虆。丁力追切。土籠也。或作蔂。梩知切。土轝也。籠臿楚洽切。鍬也。憮。音武。【疏】正義曰。此章言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子互同。質而違中。以直正枉。憮然改容而受命也。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夷之治墨家之道

者。姓名也。徐辟孟子之弟子也。言治墨家之道者夷之因孟子徐辟而見孟子也。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正病。且待病之瘳愈。我以往而見之也。夷子不來。見孟子。夷子聞孟子以往而見之。故不來見。至於日又求見孟子。夷子聞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他日復往求見孟子。孟子見夷子復來求見。遂不得已。先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言於徐子曰。我今則可以見矣。欲不見。則不得直已之可言於徐子曰。我今則可以見矣。欲不見。則不得直已之道而正之。儒家先王之正道。則泯而不見。我且見而直之正道。則泯而不見。我且見而直已之道而正彼也。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已之道而正彼也。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至是以所賤事親也。此孟子以告徐子。是其事親也至是以所賤事親也。此孟子以告徐子。是其直已之道。而正夷子也。以其夷子既以厚葬其親。而尚直已之道。而正夷子也。以其夷子既以厚葬其親。而尚治其墨家之道。故不知以此厚其親。是儒家之正道而治其墨家之道。故不知以此厚其親。是儒家之正道而已。孟子所以反覆直而正之。乃因徐子而告之曰。我聞已。孟子所以反覆直而正之。乃因徐子而告之曰。我聞夷子治墨家之道者也。夫墨者治喪不厚。但以薄之是夷子治墨家之道者也。夫墨者治喪不厚。但以薄之是爲其道也。夷子思以墨道以變易天下之化。豈以薄其爲其道也。夷子思以墨道以變易天下之化。豈以薄其而夷子葬其父母。以厚爲之。則是父母之親喪也。以而夷子葬其父母。以厚爲之。則是父母之親喪也。以其以墨家賤厚而貴薄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其以墨家賤厚而貴薄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也。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至施由親始。此又夷子以言於徐子。而以墨道爲是也。乃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至施由親始。此而以墨道爲是也。乃曰。儒者之道。古之人。治民若保赤子。誠是言何謂之乎。是則有云。古之人。治民若保赤子。誠是言何謂之乎。是則以爲恩愛之道。無有差等之異也。但施行恩愛之道。當自父母之親爲始耳。我所以厚葬其親。何爲獨非以墨道也。之夷子自稱已之名也。徐子又以夷子此言告於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至亦必有道矣。孟子又言今夷子信以爲人之親。愛無差等。是夷子以爲若親愛其鄰家之赤子乎。然彼夷子蓋亦有所取而云耳。故亦不足怪也。彼夷子必謂孺子有將入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故云愛無差等。又以古之人若保赤子爲言也。蓋其赤子匍匐將入於井。非赤子之罪惡也。但以赤子未有知。人故不忍見焉。故救之耳。今夷子必以此況之。而遂以爲愛無差等。如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同。是則親兄之子。必亦待將入井。然後救之矣。是夷子未達人情者也。且天之生萬物也。皆使其由親。猶已之親同。是爲有二本也。又安知先王制禮。而稱於人之情。以爲之厚薄。施於父子者。不以同於兄弟。行於同宗者。不以行於鄰族也。蓋上世於太古未制禮之時。常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擡舉而委棄於路傍坑壑之中。他日子過之。於此見其狐狸野獸食之。蠅蚋姑嘬

乾隆四年校刊

蟲。且共嘬食。其子之額泚泚然出汗。故眦睨而不敢詳視。夫子所以有泚泚然之汗於額而出者。非爲他人而慙也。故如是而汗泚泚然而出於額也。以其中心有所不忍其親之如是。故自中心之所痛。遂達而之於面目。所以有泚泚然之汗出於額也。蓋不忍之如是。乃歸取虆梩籠臿。取土而遮掩之。誠是其不忍其親之道也。是則孝子仁人之心而掩其親。亦必有道耳。孟子所以言此者。蓋非墨家薄葬爲非。而以厚葬爲是。故以直其正道矣。意以謂太古未制禮之時。子有不忍其親爲獸蟲所食。尚知掩之之道。況今之世。先王所制定其禮。而可蔽之墨家道。而薄葬爲是。而以厚葬爲非邪。夷子既以能厚其親。而尚不知以墨家之所薄爲非。所以執此而直之使正耳。徐子以告夷子至命之矣者。徐子又因孟子此言而告於夷子。夷子乃憮然而覺悟其已之罪。故頃然爲間曰。我今受孟子之教命而不敢逆矣。

孟子注疏卷五下

孟子注疏卷五下考證

有爲神農之言章許子奚爲不自織節注許子何爲不自織素乎○監本脫何爲不三字今從閣本增入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臣邢綏按禹貢惟漢水發源蟠冢入江汝水則源出天息山泗水源出陪尾山皆入於淮淮自入海孟子云注之江者朱子謂記者誤也

注排壅也○臣宗楷按元儒吳氏曰林少穎云禹時江淮未通故揚州貢道必由江入海然後達於淮泗至吳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黃池江淮始通孟子第

指所通之水以爲禹跡雖江北淮南地言于水實祇
掘一橫溝兩端築堤今仍儀淮安壩是
云兩端築堤今仍儀淮安壩是
從許子之道節注長短謂丈尺○長短監本訛大小今
改正
疏有小人之事小人之事即農工商也○監本脫小
人之事四字今從上文增入
又疏排壅淮泗二水○排壅監本訛斟酌今改正
又疏四曰覆釜○爾雅水經注或作釜或作鬴
又疏六曰簡七曰潔○臣宗楷按爾雅六曰簡潔蔡

沈從輿地記亦合爲一云其一即河之經流吳澄謂
以水道考之南皮縣明有簡河未嘗合潔爲一且徒
駭乃河之本道九者之外安得更有經流考方輿紀
要云簡亦在渤海潔與簡相近
又疏二曰蚌江○蚌監本誤碎今從潯陽地記改正
墨者夷之章徐子以告夷子節注之以爲當同其恩愛
無有差次等級相殊也○相殊二字一本作親踈
疏故自中心之所痛遂達而之於面目○監本痛字
下衍恨字又疏遂達二字今從閣本增刪

孟子注疏卷六上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滕文公章句下

疏　正義曰。此卷趙注分上卷爲之者也。此卷凡有十章。一章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二章言以道正君。非禮不連。稱大丈夫。阿意用謀。善戰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三章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干祿。踰墻之女。人之所賤。四章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爲素飧。五章言德修無小。暴慢無強。六章言白沙在泥。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衆也。七章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泄已甚。瞞亡得宜。正己直行。不納於邪。八章言從善改非。坐以待旦。知而爲之。罪重於故。九章言憂世機亂。勤以濟之。義以正之。十章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奇特。凡此十章。合上卷五章。是滕文公一篇十有五章也。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注陳代孟子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請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爲孟子欲以是爲介。故言此介得無爲狹小乎。如一見之。儻得行道何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己信道。故言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注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招之而不至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注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棺槨。沒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取守死善道。非禮招己。則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妄見諸侯者何爲也。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注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其利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注趙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也。以不能得一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注聞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

强而後可。【注】强嬖奚乃肯行。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注】以一朝得十禽。故謂之良工。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注】掌。主也。使王良主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注】王良不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注】範。法也。王良曰。我爲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言嬖奚小人也。不習於禮也。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注】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與小人乘。不願掌與嬖奚同乘。故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注】孟子引此以喻陳代云御者尚知羞恥此射者不欲與比。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乎。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注】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己自枉曲。何能正人。【音義】志曰。丁云。志。記也。謂志記之言也。介。音界。丁云。謂狷介也。信道之信。音伸。爲與。音餘。下食與。善與。築與。樹與皆同。要。音邀。下章要其同。奚乘之乘。音剩。下同。强而之强。其丈切。注同。射。食亦切。範。或作范氏。范氏古之善御者。詭遇。陸云。詭遇詭計以要禽也。舍。音捨。下舍其同。貫。丁音慣。注貫習同。中。張仲切。貫臧。如字。比。毗志切。下同。【疏】正義曰。此章言修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

君子不許也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者孟子以謂今不見諸侯是宜若陳代孟子之弟子也問孟子小其身然今一往見諸侯大則行道可以輔佐君爲王小則得行道而佐君爲之霸且記云枉一尺而直其一尋宜若可以爲之也尺十丈爲尺尋十丈爲尋也陳代欲孟子往見諸侯故以此言問之孟子曰昔齊景公田至何哉者孟子言往日齊國景公田獵招聘之虞人不至者則將殺戮之虞人掌山澤苑囿之吏也然而志士守其義者常念雖死無棺槨但沒在於溝壑之中而不恨也勇義之士念雖喪去其所首而且不顧也孔子於此何取焉蓋子子以取非其所招而能不往者也如此則虞人不得其所招之禮尚且不往應其招如何爲之君子且以不待守義雖死而且不往見諸侯是何爲哉蓋先王制招聘之禮旌所招聘而往見諸侯是何爲哉蓋先王制招聘之禮旌以旌招虞人守其義分所以雖死而不往也孟子引此意以謂今之諸侯所以問有能招己者又非招己之所招而待之也故我何往見之哉所以不往見之也夫枉尺而直尋者至亦可爲歟孟子又言且夫子今

以謂枉其尺而直其尋以利言之而已如汝利爲之雖枉其尋而但直其尺而利亦可得而爲之耳孟子所以言之以此者蓋謂我苟志於利雖枉尋而直尺我亦爲之況子以爲枉尺而直尋乎奈其我志於分義不肯枉道以徇利所以不欲屈己而求見於諸侯也以其見之雖枉尺而直尋不爲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諸侯但爲之徇利者矣故雖引往者晉卿趙簡子常使善御人王良與幸人奚乘而畋終日而不能得一禽奚乃反命報於簡子曰王良天下之賤工師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或有人以嬖奚良曰請復之或有人以嬖奚乘而畋強而後可遂告王良強勉嬖奚乃肯行一朝而獲十禽反命報於簡子曰王良工也言一日遂得十禽嬖奚乃反命曰天下之賤工師也非良乃天下之善工師也非賤者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於是簡子謂王良而使言於嬖奚曰我爲之法度之御我與嬖之良乃不肯遂言於簡子曰奚驅馳而畋終一日而不能獲一禽後爲之詭而橫射之止一朝而以能獲之十禽且詩小雅車攻之篇有

云不失其馳驅之法。而所中者應矢而死如破矣。此君子之所射也。我今不慣習與嬖奚小人同乘而畋也。故請辭之。不與掌乘。御者且羞與射者比。至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引至此。乃自爲之言曰。夫王良但爲之御者。且尚能羞恥與嬖奚之射者比。並雖使王良與嬖奚比之。如得禽獸若丘陵之多。亦必不爲之比矣。今子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傲之諸侯。而往見之是何如哉。且子言此者。已失之過謬也。如枉己之正道者。未有能直其人者也。必自正己之道。然後可以直人矣。是亦楊子所謂詘道而伸身。雖天下不可爲也同意。注招虞人當以皮冠○正義曰。經於萬章篇云。萬章問孟子招虞人何以。孟子曰以皮冠是其文也。注趙簡子晉卿至工師也○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爲簡子。爲晉卿。晉出公十七年卒。張華云。簡子冢在臨水界。冢上氣成樓閣。注詩小雅車攻之篇○正義曰。此篇蓋言宣王復古也。箋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謂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錐破物也。注伯夷亦不屑就也○正義曰。此乃公孫丑篇末之文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注景春孟子時人。爲縱橫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號爲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爲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構諸侯使强陵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注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正君。女子則當婉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爲大丈夫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

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注　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回也。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者不惑。乃可以爲之大丈夫矣。

音義　熄。音息。從。音蹤。下從長。合從皆同。從長之長。張丈切。下長幼長逸皆同。爲之爲。於僞切。安也。冠。音貫。女家女字。音汝。

疏　正義曰。此章言以道匡君。非禮不運。故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問孟子曰。公孫衍張儀二者。豈不實爲大丈夫之人哉。夫二人一怒則諸侯懼之。以其能使強陵弱故也。安居處而不則辭說。則天下兵革於是乎熄滅。景春故以此遂謂二人實爲大丈夫。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至妾婦之道。孟子答之。景春曰。二人如此。安得爲之大丈夫乎。子未嘗學禮也。夫禮言丈夫之冠也。父則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則命之。蓋以丈夫之冠者。爲丈夫之事。故父命之。女子之嫁者。爲婦之事。故母命之。以責其成人之道。嫁者女子之道也。以女子之家。必當敬其母則送之於門而戒之。女子曰。歸往女之家。必當敬其舅姑。亦必當戒愼。以貞潔其已。無違逆其夫。子以其夫在則從順其夫。夫沒則從其子。以順從無違爲正而已。固妾婦之道如此也。乃若夫以從婦矣。苟爲從婦。以順爲正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孟子所以引此妾婦而言者。蓋欲以此妾婦。比之公孫衍張儀也。以其二人非大丈夫耳。蓋以二人處六國之亂期合六國之君。希意導言。靡所不至。而當世之君。讒毀稱譽。言無不聽。喜怒可否。勢無不行。雖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未免夫從人之道如此也。豈足爲大丈夫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至此仁道以爲天下之大路。得志達而爲仕。則與民共行乎此。不得志則退隱獨行此道而不回。雖使富貴亦不足以淫

其心雖貧賤亦不足以移易其行雖威武而加之亦不足屈挫其志夫是乃得謂之大丈夫也今且以公孫衍張儀但能從人而不知以此正其己是則妾婦爲大丈夫者焉注景春至革熄也○正義曰云景春孟子時人經傳未詳公孫衍魏人也號爲犀首爲秦王之孫故曰公孫案史記云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魏王所以欲貴張儀者但欲得韓地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魏必圖秦而棄儀後相衍張儀去復相秦卒則爲從長司馬彪曰犀首者魏之官名若今虎牙將軍是也張儀者案史家本傳云張儀魏人也常事鬼谷先生後相魏而卒凡此是皆公孫衍張儀之事矣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注周霄魏人也問君子之道當仕否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注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爾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注公明儀賢者也言古人三月無君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注諸侯耕助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粢穧盛稻也夫人親執蠶繅之事以率女功衣服祭服不成不實肥腯也惟辭也言惟細祿之士無

圭田者。不祭。牲必特殺。故曰殺。皿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宴。猶喪人也。不亦可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注】周霄問出疆何爲復載質。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注】孟子言仕之爲急。若農夫不可不耕。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注】魏本晉也。周霄曰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君子何爲難仕。君子謂孟子何爲不急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注】言人不可觸情從欲。須禮而行。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注】言古之人雖欲仕。如不由其道。亦與鑽穴隙者無異。【音義】疆。音姜。質。張音贄。云義與贄同。以見之見。音現。下注願見同。粢。音咨。盛。音成。繅。素刀切。皿。武永切。藉。秦昔切。腯。徒忽切。絀。音黜。爲。于僞切。下爲。之爲。其爲匹夫。爲此。皆同。難丁乃憚切。又如字。妁。音酌。丁云謂媒氏酌二姓之可否。故謂之媒妁也。隙。去逆切。又惡。烏路切。下又惡。楚惡。惡無禮。皆同。【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也。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周霄問孟子曰。古之君子欲爲仕乎否。孟子曰仕。傳曰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者。此孟子答之。以爲古之君子欲爲仕也。傳文有云。孔子三月不得佐其君。則心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也。出其疆土必載贄而行。贄者如所謂三帛二生一死之贄也。臣所以執此而見君也。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又引公明儀亦云。古之人。三月天時之一變如不得佐其君。乃弔問

之明其欲仕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怪此言復問之曰。三月無君則弔。不以失之太急乎。孟子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至亦不足弔乎。孟子又答之曰。夫仕者欲行其道。若失其職位。則如諸侯之失其國家也。如此三月無君則弔。豈足謂之急歟。且禮有云。諸侯躬耕藉田。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給其粢盛。稷稻。夫人乃親養蠶。繅絲以爲之祭服。如犧牲不成肥腯。稷稻無以致潔。衣服又無以致備。則不敢以祭社稷宗廟。惟士之失位。無有田祿者。則亦不祭。無他以其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非特不敢祭。又且不敢以宴樂也。如此是亦不足爲弔之意矣。若公子重耳。失其晉國。而且稱喪人。孔子失魯司寇之位。亦謂之喪。以至士大夫之去國。必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縗三月而復。蓋亦此意也。然則士之三月無君則弔。尚何以爲急乎。牲殺器皿所以實器者也。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又問孟子士之出疆。必載其質。是如之何。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孟子答之曰。士之進於爲仕也。若農夫之於耕也。夫農夫之出疆亦必執其贄也。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之急。仕如此之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周霄又問孟子曰。今之晉國亦可爲仕之國。于也。然而未嘗聞有仕者如此之急。又以仕既如此之急。然而君子之難進於仕。是如之何。故以併問之。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至鑽穴隙之類也。孟子又答之曰。夫丈夫之生乃願爲之有室。女子之生乃願爲之有家。而事之。其於欲慕爲人子之父母心。人皆有之矣。然而欲爲父母其爲室家。乃不待父母之命。媒妁而言之。遂私鑽穴隙而相窺。踰牆而擅自相從。終雖得爲父母。其於國中之衆人亦且皆賤之而不仕也。然而又惡其不由其道而爲之仕。所以君子難仕也。如不由其道而往爲之仕者。是與此鑽穴隙相窺。而慕爲人子之父母之類也。孟子所以終答之周霄以此之言也。質臣所執以見君至不得爾。○正義曰。蓋贄之爲言至也。自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所以爲贄。以見其君。與自相贊同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

以泰乎。注泰。甚也。彭更以孟子弟子。怪孟子徒衆多而傳食於諸侯之國。得無爲甚奢泰者也。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注簞。笥也。非其道。一笥之食不可受也。子以舜受堯之天下爲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注彭更曰。不以舜爲泰。非謂士無功而虛食人者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注孟子言凡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梓匠。木工也。輪人輿人。作車者也。交易則得食於子之所有矣。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餘羨者也。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注入則事親孝。出則敬長悌。悌順也。守先王之道。上德之士。可以化俗者。若此不得食子之祿。子何尊彼而賤此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注彭更以爲彼志於食。此亦但志食也。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注孟子言祿以食功。子何食乎。曰。食志。注彭更以爲當食志也。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

乎。注孟子言人但破碎死。畫地則復漫滅之。此無用之為也。然而其志反欲求食。言無用食乎。曰否。注彭更曰不食功也。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注孟子曰如是則子果食功也。非食其志也。音義彭更。古衡切。從。才用切。傳食之傳。丁直戀切。言轉食也。箪食之食。音嗣。此章內文注可食而食。食志。食功。食字。皆相吏切。羨。似面切。又余見切。畫。音獲。墁。張武安切。云與謾同。疏正義曰。此章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已珍。雖食諸侯。不為素餐也。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彭更孟子弟子。問孟子以謂車有數十乘之衆。皆以傳食於諸侯。不以為泰甚乎。傳食。蓋以孟子食於諸侯。車徒又食於孟子。要之所食之祿。皆出於諸侯之所供耳。故云傳食諸侯。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箪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若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今以車徒傳食於諸侯為之泰。以其不足為泰也。曰否。

士無事而食不可也。彭更又曰。否。不以舜為泰而言也。蓋以士之無功事於諸侯。固不可虛食於諸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今且以子言之。如子不通功易事。而其不足。則農夫有餘粟。而女有餘布。而人有受其寒。子如通功易事。乃可以各奉其事業。則梓人作車輪。營其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成其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室。以安居梓人作車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是皆得食於子矣。事與功者。蓋所作未成。則謂之事。事之成。則謂之功。孟子所以言之者。蓋謂梓匠輪輿。皆小人之功也。如得以通功易事。而皆得食於子。況有君子之功。功於道者。而乃不得傳食之於諸侯乎。故以下文言之。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孟子又言今有人焉。入於閭門之內。則以孝為義。是守先王仁義之道。以待覺於後之學者。是有功於道者也。而乃不得食於子。是則子何獨尊於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歟。彭更又以此言於孟子。孟子曰。彼梓匠輪輿者。是其有志

將以此業而求食者也。今以君子之爲於道。其志亦將以爲道而求食歟。彭更之意以謂士志於道。不志於食。故以此疑。乃問孟子也。曰子何以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然以子言之。則子今有食於人者。是則食其有志於爲食者乎。是則食其有功者乎。曰食志彭更又答之以爲有食。則食其有志於求食者矣。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孟子又欲排之。故以此喻之。言今有人於此。但以毀破碎之瓦而畫地又復墁滅之。是其志將以此求其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彭更以爲如此者。不食之也。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乃言之曰。如是則子非食其有志於求食者也。是則食其有功者也。以其毀瓦畫墁。但有志而無功者。而彭更不食之。是則知彭更是亦食於有功者矣。然則孟子志非欲傳食於諸侯。而諸侯所以食之者。亦以孟子有功而已矣。注周禮攻木之工。○正義曰。此蓋梁惠王下卷說之矣。音義餐。七丹切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注問宋當如齊楚何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

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注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帥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注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尚書逸篇文。仇怨也。言湯伐葛伯。怨其害此餉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注四海之民。皆曰湯不貪大下富也。爲一夫報仇也。湯始征。自葛載。十

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注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而言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曰待我君來。我則無罰矣。歸市不止。不以有軍來征。故市者止不行也。不使芸者變休也。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注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也。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篚厥玄黃。謂諸侯執玄三纁二之帛。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小人各有所執以成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殷民於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注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比於湯伐桀爲有

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泰誓。皆古泰誓也。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注】萬章憂宋迫於齊楚。不得行政故孟子爲陳殷湯周武之事以喻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爲君。何畏齊楚之國焉。【音義】亳。音薄。遺。惟季切。餉。式亮切。傒。胡禮切。匪。丁云義當作篚。篚以盛贄幣。此作匪古字借用。下同。故。字或作捄同。【疏】正義曰此章言修德無小。暴慢無强也。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萬章問孟子言宋國小國也。今將欲行王者之政。齊楚大國惡其行之而欲伐之。則宋國當如之何而處之。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至此之謂也。孟子答之曰。湯王居亳地。與葛國爲鄰。葛國之伯。放縱無道。而不祀先祖。湯王使人問之。葛伯何爲而不祀先祖。乃答之曰。無以供其犧牲也。牲之色純無雜色。謂之犧牲。湯乃使人遺賜之牛羊。葛伯既受之牛羊。又自食之而不祀先祖。湯又使人問葛伯。何爲而又不祀。葛伯又曰。又無以供其粢盛也。湯復使亳之衆。往爲葛伯耕作。以助其粢盛。有老弱者饋耕者之食。葛伯又率己之民於路。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而食之。有不授與之者。乃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飯餉其耕者。葛伯率民殺其子而奪其黍肉。故書有云。葛伯仇餉。怨其有所餉者。故害之。是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孟子又言爲其葛伯殺此童子。而湯乃往而征伐之。四海之內。人皆曰湯王非貪富於天下而征葛也。是爲天下一匹之夫。一匹之婦。復報其讎也。湯始征自葛載至后來其無罰者。言湯王初征自葛國始也。湯之十一征。而天下無敢敵者。故東面而征其君。則西夷之國怨之。以爲不先征其我君之罪。南面而征其君。則北夷之國怨之。以爲不征其我君之罪。而先於彼。故怨云何爲而後去其我。民之望其湯之來。若大旱之時。人望其雲霓而雨之降也。遂使歸市者。得奔趨而貿易。芸苗者亦得芸而不爲之休。亦以湯即誅其君之有罪者。而又

能弔問存恤其人民。故如時雨之降。民皆大喜悅之。書云民徯我君之來。則我無誅罰矣。言我君之來。再十一征者。言湯再征十一國也。有攸不惟臣。至取其殘而已矣。此皆逸書之文也。言殷之民。有所征之。則無不惟念臣服之節。故武王東征。而綏撫其士女。則爲之士女皆以箪簞盛其玄黃之帛。以昭明我之周王。見休美。惟臣皆得就附于大邑周家也。故其君子實貯玄黃之帛。以迎其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是各從其類也。武王之師衆中。有君子。有小人。迎之者也。言武王所拯救殷之商民。有君子。有小人。殘賊其民者也。今據書乃曰。昭我周王。而此乃曰紹我周王。蓋紹者繼也。民皆以玄黃之帛。盛於簞。而隨武王之師後而繼送之也。蓋周於簞者。蓋天謂之玄。地謂之黃。武王能革殷之否而泰之。是能如天地之覆載以養民者也。必言士女者。以其武王所綏。不特匹夫匹婦而已。雖未冠之士。未笄之女。亦且綏之。故曰綏厥士女。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此古之太誓篇之文也。言太誓有云。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于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之功。用張行之。故比十湯王伐桀之時。又有以光于前代也。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至齊楚雖大何畏焉。孟子於此。乃曰。今宋國不行王者之政。故云齊楚惡而伐之爾。如宋國苟能行其王者之政。則四海之內。人皆舉首引領而望之。欲以爲君也。齊楚二國雖大。然何畏之有。注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正義曰。案地理志云。葛今梁國寧陵有葛鄉。裴駰亦引之而證。史記亳都亦在梁國。故云爲鄰。書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孔安國云。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言伐始於葛也。書於是乎作湯征。今尚書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孔傳云。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爲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曰奚獨後予者。蓋怨者之辭也。注從有攸下至殘賊也○正義曰。箋謂之纁。此亦周禮鍾氏有三入爲纁故也。纁二之帛者。禮云。諸侯世子執纁。玄黃。謂諸侯執玄三纁。厥玄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是帛也。鄭司農云。三染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注不勝宋臣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注孟子假喻有楚大夫在此欲變其子使學齊言當使齊人傅之使楚人自傅相之邪曰使齊人傅之注不勝曰使齊人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注言使一齊人傅相衆楚人咻之咻之者讙也如此雖日撻之欲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衆也莊嶽齊街里名也多人處之數年而自齊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注如使在王左右者皆非居州之疇王當誰與爲善乎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周之末世列國皆僭號自稱王故曰宋王也音義咻音休讙音喧丁云案玉篇音囂召呼也今釋注意音歡爲使蓋字譌譁同疏正義曰此章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泥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之類也孟子謂戴不勝曰至亦不可得矣不勝宋王之臣也姓戴名不勝孟子謂之曰子今欲子之宋王爲善歟我今明言而告子且假喻今有楚國之大夫於此欲使其子學齊人之言則當

乾隆四年校刊

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不勝答之以爲當使齊人傳相之。孟子又言如使一齊人傳相其子之言。而衆楚人皆咻嚾之。雖日加鞭撻而求其子爲楚言。亦不可得已。如引其子置之閭巷之閒。數年之久。雖日加鞭撻而求其子爲楚言。亦不可得已。子謂薛居州。善士也。至如宋王何。孟子又言今不勝謂薛居州。善士者也。使之居於宋王之所。如在宋王之左右。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之善者也。則宋王誰與爲不善也。如在宋王何。無他。以其一人之寡。不能勝其衆也。故孟子所以齊人楚人而比喻之也。薛居州。宋國之善士者也。

孟子注疏卷六上

不見諸侯章且夫枉尺而直尋者節注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監本大字訛者字不字訛弗字今從閣本改正

注趙簡子晉卿也疏趙景叔卒生趙鞅○叔監本訛公今從史記改正

疏末伯夷亦不屑就也正義曰此乃公孫丑篇末之文也○注無此句疑有錯簡

公孫衍張儀章疏歸往女之家○歸監本訛雖今改正

宋小國章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四書辨疑云中

原古注本要其有酒肉黍稻者奪之食字係肉字

有攸不惟臣東征○尚書惟字係爲字

篚厥元黃○陸堅經世驪珠曰注謂諸侯執元三纁二之帛是照下君子立說疏謂民皆以元黃之帛盛于篚而隨武王之師後而繼送之也則兼下小人立說禮書云膳篚之辨則上篚在堂下篚在庭又篚之爲物可以盛絲帛可以盛苴茅可以實腊俎黍稷蓋不必其皆精考禹貢球琳琅玕不盡入篚可見疏義爲備即援下文分承爲說則上本統迎周王下乃各迓冀類義本不同

疏一說云載十一征當作再字○監本無載字今從閣本增入

孟子謂載不勝章一齊人傅之節注莊嶽齊街里名也○曰知鎌曰莊是街名嶽是里名左傳襄王二十八年得慶氏之不於莊注云六軋之道反陳於嶽注云嶽里名昭王十年又敗諸莊哀公六年戰於莊敗注亦同

子謂薛居州節注如使在王所者○如監本訛即今改正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滕文公章句下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注丑怪孟子不肯每輒應諸侯之聘不見之於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注古者不爲臣不肯見不義而當貴者也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注孟子言魏文侯魯繆公有好善之心而此二人距之太甚迫窄則可以見之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注陽貨魯大

夫也。孔子士也。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注

瞰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孔子瞰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加禮。豈得不往拜見之哉。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夫哇。注

魯肩。竦體也。諂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也。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注

未同。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也。觀其色。赧赧然面赤心不正之貌也。由子路名。子路剛直。故曰非由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注

孟子言由是觀曾子于子路之言。以觀君子之所養志可知矣。謂君子養正氣。不以入邪也。音義

辟。音避。內音納。繆。音穆。瞰。或作瞰。同音勘。使。所吏切。脅。虛業切。又許及切。畦。胡圭切。竦。音聳。正義曰。斯強之段。泄己甚。曝亡得其宜。正己直行。不納於邪。赧然不接。傷若夏畦也。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不見諸侯。故問之曰。不見諸侯其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至。可知已矣。孟子答之公孫丑。言古之不爲臣者。不肯見不義。而饕富貴者也。如段干木。踰垣墻而避魏文侯。於外泄。柳閉門而拒魯繆公於內。然皆不見之者。是皆文侯繆公。公而就見已甚迫切。斯可以見矣。然干木。泄柳。且不見之耳。陽貨欲願見於孔子。而畏孔子惡己之無禮而不見之意。以謂己爲大夫而有遺賜。孔子但爲之土。彼不得受其遺賜於其家。則必往謝已門。故陽貨視孔子不

在。遂饋孔子蒸豚之禮。然而孔子至後。亦以視陽貨不在。乃往其門而拜謝之。故當是之時。陽貨豈先不得見孔子。以其不合視孔子不在。乃饋蒸豚。孔子所以不欲見。亦復視其亡而往謝之也。蒸豚。熟豚也。曾子又有云。脅肩諂笑。竦縮其身。強容而笑者。其勞苦有甚於夏之五六月而灌園也。治畦曰灌園也。子路有云。未合其志而與之言。觀其色。赧赧然。面赤而心不正者非我之所知也。孟子曰。由此數者觀之。則君子知矣。蓋就此數者論之。孟子必答之所養以義。可得而知。公孫丑以此者。則孟子不見諸侯。是亦分也。義也。公孫丑乃不知之。夸之何哉。今且以孟子不見諸侯。必以段干泄柳爲言者。蓋謂魏文魯繆二君欲見此二子。如此之迫切。而況已往見諸侯哉。必以陽貨爲言者。蓋謂孔子不見陽貨者。乃陽貨自取之爾。今已之不見諸侯者。亦以諸侯不禮於我矣。必以曾子所往見諸侯。亦是脅肩諂笑者也。必謂而言者。蓋謂已如往汲子路所謂而言者。蓋謂已如就見諸侯。亦是未同而觀其色。赧赧然之人也。此孟子所以執此而喻其意於公孫丑也。說文云。赧。赤也。是知。卽園也。注論語曰饋孔安國傳云。陽貨欲使孔子往謝

故遣孔子豚。陽貨。陽虎也。名虎字貨。爲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將使之仕也。豚。豕之小者。故論語於陽貨篇云。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寶而迷邦。可謂仁乎。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可諾。吾將仕矣。凡此是其事也。注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是爲剛直也。後死於衛。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注戴盈之。宋大夫。問孟子欲使君去關市之賦。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之。待來年。然後復古。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注攘。取

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此爲喻。知攘之惡當卽止。何
損少。月取一雞。待來年乃止乎。謂盈之之言。若此類者
也。音義 去。起呂切。攘。如羊切。疏 正義曰。此章言從善改非。坐而待
多少同盜。變惡速然後可也。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
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戴盈之。卽戴不勝。字盈
之也。爲宋國之大夫。問於孟子曰。欲使宋君去關市之
征稅。今年未能盡去。且筭輕取之。以待來年。然後盡去
之。如之何。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至。倆待來年。
孟子以此比喻之。以答盈之之言非也。言今有人日日
攘取其鄰家之雞者。或有人告之曰。此攘雞乃小人盜
賊之道。非君子大公至正之道也。乃曰請損之。但月攘
一雞。以待來年。然後止而勿攘。今子如知宋君取關市
之稅爲非義。若此攘雞之非道。斯可速而止之耳。何可
待來年然後已乎。此
孟子所以告之是耳。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注 公都子。孟
子弟子。外人。他人論議者也。好辯。言孟子好與楊墨之
徒辯爭。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注 曰。我不得
已耳。欲救正道。懼爲邪說所亂。故辯之也。天下之生久
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
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注 天下之生生以來
也。迭有治亂。非一世。水生蛇龍。水盛。則蛇龍居民之地
也。民患水避之。故無定居。卑下者於樹上爲巢。猶鳥之
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岸而營度之。以爲窟穴而處
之。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注 尚書逸篇。洪水逆
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也。洪。大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

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注

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爲菹。水流行於地而去之。民人下高就平土。故遠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注

殘壞民室屋。以其處爲汙池。棄五穀之田以爲園囿。長逸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有飢寒並至之厄。其小

人則故辟邪侈。故作邪僞之說。爲姦慝之行。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也。至。衆也。田疇不墾。故禽獸衆多。謂羿逢之時也。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注

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于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來自奄。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注

書尚書逸篇也。丕。大。顯。明。承。繼。烈。光也。言文王大

顯明王道。武王大繼承夫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注 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正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綱紀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注 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興。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說以干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義。而以橫議於世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注 公明儀。曾資人。言人君但崇庖廚。養犬馬。不恤民。是為率禽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注 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注 閑。習也。淫。放也。孟子言我懼聖人之道不著。為邪說所乘。故習聖人

之道以距之。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注】說與上篇同。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注】抑。治也。周公兼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注】此詩已見上篇說。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注】是周公所欲伐擊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注】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詖行。以奉禹周公孔子也。不得已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能言距楊墨者。

聖人之徒也。【注】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以繼聖人之道。謂名世者也。故曰聖人之徒也。【音義】好。呼報切。下注及文皆同。汜。孚劒切。埤。音卑。度。大各切。洚。張音絳。又下江切。丁。胡貢切。說文胡工切。洚洞。丁云案玉篇下江切。從夆。夆。下江切。今注宜音胡貢切。從夆。夆音逢。洚。洪水也。洞徒送切。又音同。菹。側魚切。丁。音嗟。遠。丁于願切。壞音怪。汙音烏邪說如字。張音稅。暴。行。張下孟切。注及下詖行。操行。皆同。沛。丁蒲內切。更音庚。辟。音僻。相息亮切。素王之王。于況切。又如字。橫。去声。爲。于僞切。莩。皮表切。或作芟。或作殍。皆同。丁音孚。詖。音賁。【疏】正義曰。此章言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也。公都子問孟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與楊墨之徒爭辯。敢問是何如。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答之曰。我豈好與彼爭辯之哉。但欲正人心。不得已而用辯之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至上者爲營窟。孟子言天下之生民以來。至于今以久矣。其間一治一亂甚多。當堯之時。水逆勢而流行。氾濫濁於中國。蛇龍由是居處於其間。民亦無所安其居處。以至居於埤下者。乃於樹上爲巢。如

鳥之居於巢也。居於高原之上者。乃鑿爲穴窟而處之。書曰洚水警余洚水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至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言尚書逸篇之文云。洚水警懼我。此蓋舜言。故稱余。余。我也。孟子引之。故自解之。洚水。言洚水。則洪大之水也。故舜使禹治其洪水。禹乃掘地因其勢順而流注之海。又驅遣蛇龍而放之菹。菹澤生草之所也。於是水從地中流行。故不氾逆。所謂導江。導淮。導河。導入漢之水。是禹之治也。危險艱阻。既以遠去。而無氾濫之患。鳥獸之害於人者。遂消滅。然後人皆得平坦之地而居之。所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爲巢營窟之難。於是免矣。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至及紂之身。又至咸以正無缺者。孟子言自堯舜既沒之後。聖人所行之道衰微。暴虐之君更興。乃毀壞民之宮室。以爲之汚池。而民皆無所安居休息。又棄五穀之田。以爲之園囿而恣遊傲。乃使民不得衣食。於是民有飢寒。其小人皆放辟邪侈。作邪僞之說。爲姦寇之行。又作園囿汚池。於是草木沛茂盛。而禽獸至衆。及紂之世。又爲大亂。周公乃輔相武王。誅伐其紂。又伐奄國。終始三年。討殘賊之君。乃驅逐飛廉。誅臣於海隅之地。而殺之。遂滅與紂共爲亂之國者有五十國。然後驅

遠其虎豹犀象之野獸而遠去之。天下之人。已皆大悅而歸武王。書所謂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是斯之謂歟。蓋言大明文王剏始之功烈。佑開後人。皆以正道行之。故無虧缺也。後人是爲成王康王。在後者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至其惟春秋乎。孟子又言至周世之道衰。於是微滅。邪說暴行之人。又有起作。於是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惟孔子於此時。乃恐懼正道遂滅。而害人正心。故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之經。蓋春秋者。乃設素王之道。皆天子之事迹也。孔子云。知我正王綱者。其惟以春秋知我矣。罪我以謂述亂天下者。其亦惟以春秋罪我矣。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至是禽獸也。孟子又言自孔子之後。聖王無有興作於其間。諸侯乃放恣爲亂。布衣之處士。乃橫議而遊說於諸侯。於是楊朱墨翟之言。盈滿於天下。天下之言者。不歸從楊朱之爲。則歸從墨翟之兼愛。是以其爲己之言行。是使天下無君也。兼愛之言行。是使天下無其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之類也。非人也。公明儀曰至率獸而食人也。孟子又引昔公明儀有云。君之庖廚。乃多有其肥肉。棧廄之中。多養其肥馬。而下民以有飢餓之顏色。郊野之間。以

有餓死之孚者。如此。是不息孔子之道。道不著至吾言楊墨自爲兼愛之道。是邪說欺誣其民。而充塞仁義之道也。仁義既以邪說充塞而掩之。則不特率獸食人。而人亦將自相食。而排斥距其楊墨。放逐其淫辭。使邪說者不得興作於其間。所謂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此蓋說在上篇。此更不說。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皆孟子言至於此。又復自堯之也。言往者自舜使禹抑治其水。至周公相武王。兼征夷狄。驅逐猛獸。而人民於是乎得寧靜。以至孔子作成春秋而褒貶者。而亂臣賊子於是乎恐懼之。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說在上篇詳矣。孟子言如是。則無父無君者。是周公所欲膺擊而伐之也。我今亦欲正其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注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至消盡也○正義曰。禹通九州者。蓋始自堯所都冀州而起。遂從東南通於兗州。兗州既達。又東南通於青州。青州既達。又西通於荆州。荆州既達。又從荆而北。通於豫州。豫州既達。又從豫而西。通於梁州。梁州既達。又從梁而北。通於雍州。雍州既達。於是皆禹通之耳。注奄東方無道國至王來自奄○正義曰。案鄭玄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裴駰亦引而證。史記云。伐奄者。孔安國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國。又叛成王東伐淮夷。遂滅奄。是王自奄也。云飛廉。紂諛臣。案史記云。飛廉。乃顓頊之苗裔也。飛廉善走。其子惡來。惡來有力。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伐紂。并殺之。是矣。舜放四罪。所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凡此是也。注禹稷躬胼胝。周公仰思。仲尼皇皇。○正義曰。經云仲尼皇皇是也。凡此蓋言皆能勤於

爲聖人之徒黨也。故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注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至消盡也○正義曰。禹通九州者。蓋始自堯所都冀州而起。遂從東南通於兗州。兗州既達。又東南通於青州。青州既達。又西通於荆州。荆州既達。又從荆而北。通於豫州。豫州既達。又從豫而西。通於梁州。梁州既達。又從梁而北。通於雍州。雍州既達。於是皆禹通之耳。注奄東方無道國至王來自奄○正義曰。案鄭玄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裴駰亦引而證。史記云。伐奄者。孔安國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國。又叛成王東伐淮夷。遂滅奄。是王自奄也。云飛廉。紂諛臣。案史記云。飛廉。乃顓頊之苗裔也。飛廉善走。其子惡來。惡來有力。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伐紂。并殺之。是矣。舜放四罪。所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凡此是也。注禹稷躬胼胝。周公仰思。仲尼皇皇。○正義曰。經云仲尼皇皇是也。凡此蓋言皆能勤於

爲生民耳。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注匡章。齊人也。陳仲子。齊一介之士。窮不苟求者。是以絕糧而餓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注巨擘。大指也。比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指中大者耳。非大器也。蚓。丘蚓之蟲也。充滿其操行。似蚓而可行者也。

蚓食土飲泉。極廉矣。然無心無識。仲子不知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蚓也。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蹠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蹠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注孟子問匡章。仲子豈能必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食之邪。抑亦得盜蹠之徒使作也。是殆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注匡章曰。惡人作之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屨。妻緝纑以易食宅耳。緝績其麻曰辟。練其麻曰纑。故云辟纑。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

離母。處於於陵。【注】孟子言仲子。齊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戴。爲齊卿。食采於蓋。祿萬鍾。仲子以爲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居富貴。故不義之。竄於於陵也。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注】他日。異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鵝而非之。已仲子也。頻顣不悅曰。安用是鶃鶃者爲乎。鶃鶃。鵝鳴聲。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注】異日母食以鵝。不知是前所頻顣者也。兄疾之。告曰。是鶃鶃之肉也。仲子出門而哇吐之。孟子非其不食於母。而食妻所作屨纑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於陵人所築室也。是尚能充人類乎。如蚓之性。然後可以充其操也。是以孟子喻以丘蚓而比諸巨擘而已。【音義】螬。音曹。匍。音蒲。匍蒲。北切。咽。音宴。擘。博厄切。惡。音烏。下惡用同。辟。音劈。纑。音盧。蓋丁張並音盍鵞。張云與鵞同。已頻顣。丁上音紀。頻亦作嚬。同。下。子六切。丁五歷切。鵝也。哇。丁張並於佳切。母食之食。音嗣。【疏】正義曰。此章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者也。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至目有見者。匡章齊國之人也。仲子齊國一介之士也。匡章謂孟子曰。陳仲子之爲人。豈不誠爲廉士者哉。言仲子居處於於陵之地。三日無食。故不求食以至飢餓。使耳聾而無聞。目盲而無見。井里之上有李果。爲螬蟲所食者。其實已過半矣。但匍匐往而取食之。食至三吞。然後耳方有所聞。而不聾。目方有所見而不

盲。言仲子之至如此之甚。尚不肯苟求於人。是所謂豈不誠廉潔之士哉。孟子曰。於齊國之士至下飲黃泉。孟子答之。以謂於齊國之衆士中。吾必以陳仲子。但如指中之大者耳。雖然。大指又安能爲廉潔之士哉。如充滿其仲子之操守。則必似丘蚓而後可行也。故蚓但土食其槁壤之土。下飲其黃泉之水。是謂極廉矣。今仲子所居處之屋。且以爲伯夷之所築而居之歟。抑亦即盜跖爲利者之所築而居歟。仲子所食之粟米。且以伯夷之所種而食歟。抑亦即爲盜跖者之所種而食歟。故孟子以此問之。匡章乃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抑亦盜跖之所築歟。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跖之所樹歟。然孟子必以伯夷言之。又必以盜跖言之者。蓋謂伯夷之清最爲潔者。盜跖最爲貪利者。而仲子必不能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食之也。但亦盜跖所築樹而居食之也。豈足謂之廉士哉。故曰。是未可知也。以其但亦盜跖所築樹也。殆未可得而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匡章又言於孟子曰。此何傷於仲子爲廉哉。言雖盜跖之徒而築樹之。而仲子所居食之。亦不足傷害仲子爲廉潔之士矣。以其彼仲子親織其草屨。妻緝績其麻。以更易室與粟而居食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至蚓而後可充其操者也。孟子又言仲子者。乃齊國世卿大夫之家也。其仲子之兄名戴者。食采於蓋之邑。祿受萬鍾之秩。仲子乃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以兄所居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遂逃避其兄離去其母。而自處於於陵。於陵齊之別邑也。異日歸省其母。見有饋遺其兄之生鵝者。乃頻顣不悅而言曰。安用是鶃鶃者爲饋哉。又至異日。其仲子之母。乃殺此鵝與仲子而食之。其仲子之兄。自外而歸至。見仲子食此鵝肉。乃疾告之曰。此是前日所饋我鶃鶃者之肉也。仲子覺爲鵝肉。出門外哇而吐之。以其母所殺之食。而且不食。乃食於妻子所辟纑而易所食而食之。以兄所居之屋而且不居。乃以於陵之人所居之屋而居之。如此尚何能充爲人之類乎。若仲子者。但如蚓之性。然後可充其所操也。孟子意謂仲子之廉以此。是不足爲廉者矣。人安可得而法之邪。匡章子所以言仲子爲廉士者。以其欲則法之。宜孟子以是言而比喻巨擘丘蚓之類。而排拒之也。巨擘。大指也。【注】緝績其麻曰辟練麻曰纑。○正義曰。釋名云辟分辟也。纑。布縷也。是知爲緝績練麻也。【注】食采於蓋。○正義曰。蓋。齊之下邑也。公孫丑之

孟子注疏卷六下考證

不見諸侯章疏亦復視其亡而往謝之也○監本脫視字今從閣本增正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天下之生久矣節注毋下者於樹上爲巢○毋一本作埠

書曰洚水警余節注尚書無逸篇○今見大禹謨篇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節注閑習也○朱子作闢邪之說焉。

閑不作習解

匡章曰陳仲子章已頻頗注已仲子也○臣宗楷按四書辨疑云已當作已與以同音謂初見所饋生鵝固

已頻顣而惡之矣接下他日意有倫次已字文亦自然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離婁章句上

注　離婁者古之明目者也蓋以爲黃帝之時人也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卽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規矩乃成方圓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名篇疏　正義曰前章首論滕文公問以古道故以滕文公爲篇題次於公孫丑問政謂其爲政莫大於反古也然則此篇孟子首言離婁之明故以目爲篇題次於滕文公問以古道是亦反古道者莫大乎明也遂次滕文公之篇所以揭離婁爲此篇之題此篇凡六十一章趙氏分之以爲上下卷此卷只有二十八章而已一章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二章言法則堯舜鑒戒桀紂三章言安仁在於爲仁惡弗去則患及其身四章言行有

不得於人。反求諸身。責己之道也。五章言天下國家。本正則立。本傾則踣。六章言巨室不罪。咸以爲表。德之流行。可充四海。七章言遭衰逢亂。屈服强大。據國行仁。天下無敵。八章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己。九章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十章言曠仁舍禮。自暴棄之道也。十一章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己。十二章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十三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十四章言聚斂富民。棄於孔子。重人命之至者。十五章言知人之道。十六章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十七章言權時之義。嫂溺援手。十八章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敎。相成以仁。十九章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二十章言小人爲政。不足間非。君正國定。下不邪佞。二十一章言不虞獲譽。不可爲戒。求全受毀。未足懲咎。二十二章。言言出於身。不惟其責。則易之矣。二十三章。言人患在爲師。二十四章。言尊師重道。二十五章言餔啜沈浮。君子不與。二十六章。言仁義之不在考悌。二十八章。言天下之富貴。不若得意於親。其餘三十三章。分在下卷。不無敎焉。注離婁至篇○正義曰。莊子天地篇云。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山。南望而歸。遺其元珠。使知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蓋其人也。離朱即離婁也。論語第七篇首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是其旨也。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注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之子。雖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注師曠。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其聽至聰。不用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鐘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注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注仁

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爲後世之法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注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爲政。但有善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注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者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注盡己目力。續以其四者方圓平直。可得而審知故用之不可勝極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注音須律而正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注盡心欲行恩。繼以不忍加惡於人之政。則天下被覆衣之仁也。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注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注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衆人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注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意。臣無法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

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罹於密網也。此亡國之政。然而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注】言君不知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撿制。則賊民興。亡在朝夕。無復有期日。言國無禮義必亡。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注】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蹶。動也。言天方動女。無敢沓沓。但爲非義非禮。背先王之道而不相匡正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注】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責難爲之事。使君勉之。謂行堯舜之仁。是爲恭臣。陳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爲敬君。言吾君不肖。不能行善。因不諫正。此爲賊其君也。故有恭敬賊三者之義。

【音義】簇。音湊。洗。音銑。射。音亦。徵。陟里切。仁聞音問。注同。衣。於既切。揆度大冬切。後章注不度同。度量丁竝去聲。僥。古堯切。辟。音闢。蹶。俱衛切。泄弋制切。沓徒合切。女。音汝。【疏】正義曰。此章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固由先王禮義爲要。不仁在位。播越其惡。誣君不諫。謂之賊。明上下相[illegible]而道化行也。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者。公輸子。魯般魯之巧匠也。孟子謂離婁明雖足以察秋毫之末。公輸子其性雖巧。然不以規矩之度。不能成其方員之器。規所以員也。言物之員者。皆由規之所出也。矩所以方也。言物之方者。皆由矩之所出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者。師曠。樂官名也。孟子又謂師曠其耳雖聰。善能聽音。然

不得六律以和之。固不能正其五音也。六律五音。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是六律也。宮。商。角。徵。羽。是五音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堯舜二帝。治天下。而享無爲之功也。如物之方員。必自規矣。以其天下平治。由仁政之施。和之者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不恐之心。又有仁聲而其恩澤。不可爲後世之所法者。以其不行古先王之道。故民皆不得霑被而治之也。無他。蓋以先王之道。有恩澤足以被民。其法可爲後世取象故也。苟不行先王之道。雖有仁心仁聞。亦若離婁之聰。堯舜之道。不得以規矩六律仁政爲之。亦不能以自行者。此孟子言至於此。所以復言之者也。徒善不足以爲政。蓋謂雖有先王之道而爲之善。然而人不能用而行之。是徒善不足以爲政也。徒法不能以自行。蓋謂雖有規矩六律之法。然而人不能因而用之。是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以其規矩六律之法。不能自行之。必待人而用之。然後能成其方員。正其五音也。堯舜之道。自不足以爲之政。必待人而行之。然後能平治天下。而爲法於後世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者。孟子引大雅假樂之篇文而云也。蓋謂不愆違。不忘去。其故舊典章。皆循而用之未有過失者也。故復言之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而爲方員平直。故規所以能員。矩所以能方。準所以能平。繩所以能直。故不可勝用也。蓋規矩準繩。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聽之。又續以六律而正五音也。既竭耳力而六律所以正五音者。孟子又言聖人既已能盡其耳力而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者。孟子又言聖人既已能盡心之所思慮。續以施其不忍人之政。則仁恩德澤。足以覆蓋於天下矣。無他。以其仁恩廣大矣。故云覆天下。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孟子言至於此。又所以復言之者也。蓋譬言人之欲爲高者。必因其丘陵而爲之耳。無他。以其丘陵之山。其本高矣。川澤之地。其本

下矣。言爲政於天下者。而不因先王之道爲之。豈足謂之智者乎。言不可謂之智矣。以其先王之道。是爲之所本焉。故智足以有知。苟爲政而不知以先王之道爲本。豈謂之智乎。大抵孟子言規矩準繩六律者。皆譬爲政而言也。抑亦知孟子長於譬喻者歟。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者。孟子於此畢其譬喻。乃曰是以惟仁者之君。宜其處高位爲尊也。不仁之君。而處高位。是其處高位而播揚其惡於人民之衆矣。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者。孟子言上之爲君。無道術以表率其下。下之爲臣。無法度以守其職。朝廷之士。皆不信其道德。百工之作。皆不信其度量。君子之人。以之觸義之所禁。小人之人。以之犯旨其刑憲。然而如此而國尚存而不亡者。以其僥倖得存焉。必云幸也。蓋少有存者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者。孟子言至此所以復言之也。故云城郭頹壞而不完。兵甲之器少。此非爲國之災害也。田野荒蕪而不開闢。貨財竭盡而無貯聚。此非爲國之害也。然而上之爲君。無禮法以檢制。下之爲人臣。不學法度

以守職。賊民相殺戮以之興起。是則國之喪亡。俱在朝夕。無復有日矣。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者。自天之方蹶。至泄泄猶沓沓也。是詩大雅板之篇詩也。自事君至沓沓也。是孟子自解上云沓沓之義也。其詩蓋言王者方動而爲非。爲之臣者。無更沓沓但復爲非禮義以事其王者也。故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蹶。動也。天。謂王者也。泄泄則沓沓是也。孟子復自解之。言事君以無義之事事之。其進退無禮節。其言則非先王之道而爲言者。是若沓沓者也。以其當匡正其君。不可復長君之惡耳。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者。孟子言至於此。所以又復言之者也。故云君之有難惡。當責之以善。能責君難惡以爲之善。是爲恭。臣恭其君也。陳之以善事而閉其君之邪心。是謂敬其君者也。如不責君之難。不陳善而閉君之惡。乃曰我君不能行善。因不諫正之者。是謂殘賊其君者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注公輸子至規矩也。○正義曰案淮南子云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見楚王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工。作

爲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乃偃兵不攻。是公輸即魯般也。或云是魯昭公之子也。注師曠晉平公之樂太師至羽也。○正義曰。案呂氏春秋云。晉平公鑄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不調。臣竊爲恥之。至師涓。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善聽。爲晉平公之樂師也。云六律陽律。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鐘。案律曆志云。呂不韋春秋言黃鐘之宮。律之本也。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淮南王安。延致儒生博士。亦爲律呂云。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位在子。太簇之數七十二。姑洗之數六十四。蕤賓之數五十七。夷則之數五十一。無射之數四十五。以黃鐘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角生應鐘。不比正音。故爲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日冬至。音比林鐘。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鐘。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大呂之徵也。丙子夾鐘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其爲音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五日。以當一歲之日。故律之數天地之道也。凡此則以律正五音之謂也。注詩大雅假樂之篇○正義曰。箋云愆過也。率循也。言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舊典。謂周公之禮法也。注云詩大雅板之篇○正義曰。箋注云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更變先王之道。無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意。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注至極也。人事之善者。莫大取法於聖人。猶方員須規矩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注堯舜之爲君臣道備。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注言舜之

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注】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幽厲。厲王流于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謚之也。謚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注】詩大雅蕩之篇也。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耳。以前代善惡爲明鏡也。欲使周亦鑒于殷之所以亡也。【音義】厲王流於彘。丁音帶。韋昭曰。彘。晉地。漢爲縣。屬。河東。案史記周厲王立三十年。暴虐侈敖。國人謗王。王殺謗者。三十四年。民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襲王。王奔彘。

戲。音羲。遠于。願切。【疏】正義曰。此章言法則堯舜鑒戒桀紂也。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者。孟子言規矩之度。其爲方員之至者也。謂之至者以其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聖人是爲人倫之至者。亦然。人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者。孟子言凡欲爲人君者當盡其爲君之道也。凡欲爲人臣者當盡其爲臣之道也。此二者在皆則法堯舜而已矣。以堯舜所爲君臣之道備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者。言爲人臣者。如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是不尊敬其君者也。爲人君者。如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是殘賊其民者也。舜所以事堯者。盡其義之道也。堯之所以治民者。盡其仁之道也。義所以敬其君者也。仁所以愛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者。孟子言孔子有曰道有二。是仁與不仁爲二而已。暴虐其民以至於甚極。則身必爲下之所殺而國必喪亡矣。不至於極甚。則身必危難而國必減削。謚之曰幽厲之君。既謚爲幽厲。以章惡於後世。雖有孝子

慈孫所出。亦不能改此謚也。厲王但止於流彘。幽王滅於戲。是謂身危國削矣。如身弑國亡。而孟子不止歸於人名者。以其被所殺戮。國已喪亡。足以章其惡。固不待爲謚而彰之矣。如桀紂者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者。蓋詩大雅蕩之篇文也。其詩已謂殷之世。所以鑒視在近而不遠者。以其即在夏后之世是也。以其前代善惡。足以爲明鏡而可鑒也。孟子所以云此之謂也者。蓋欲使周之時。亦鑒於殷之所以亡也。注堯舜之爲君臣道備○正義曰。書云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蓋爲君之道盡於此矣。是君道之備也。舜自元德升聞。以之事堯而慎徽五典。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其後坐常見堯於墻。食常見堯於羹。蓋爲臣道盡於此矣。是臣之道備也。注桀紂幽厲○正義曰。案史記本紀云。桀爲虐政淫荒。湯伐之。於是桀敗於有娀之墟。湯王乃改正朔。易服色。是爲湯王。爲殷之始王。又云紂資辨捷。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好酒淫樂。醢九侯。脯鄂侯。武王東伐。至于盟津。伐紂。紂兵敗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殷民大悅。武王於是爲天子。以爲周之始王。又云厲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之。於是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韋昭曰。彘。晉地也。漢爲縣屬河東。今曰永安是也。厲王終死于彘。於是太子靜即位。是爲宣王。宣王崩。子幽王官湼立。幽王以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乃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不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汲冢紀年曰。湯滅夏以至于紂二十九王。凡四百九十六年。自武滅紂。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注詩大雅蕩之篇。○正義曰。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三何以不用爲之戒。孟子於此。所以引之。以戒其時之君臣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注三代夏商周。國。謂公侯之國。存亡在仁與不仁而已。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

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强酒。注保安也。

四體。身之四肢。强酒則必醉也。惞惡亡而樂不仁也。音義惡。烏故切。下惡醉。惞惡皆同。樂。音洛。此卷內皆放此。惞。音愚。强。其丈切。下注同。疏正義曰。此章言人所以安。莫若爲仁。惡而弗去。患必反身。自上達下。而其道一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者。孟子言夏商周三代之王。其所以得天下也。以其背以仁存心。爲政於天下而得之也。三代之中。其有以失天下者。以其不仁。故失之也。以至公侯之國。所以有廢而不興。有興而不廢者。亦如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失天下也以不仁也。以其皆在於仁道而已。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强酒者。孟子言爲天子者。不爲仁。則不能安其四海。諸侯不爲仁。則不能安其社稷。卿大夫不爲仁。則不能安其宗廟。士庶人不爲仁。則不能安其四體。四體。身之四肢也。天子至士庶人。皆知疾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强酒。而以樂爲不仁。是若惡其醉酒而以强飲其酒耳。亦謂惡濕而居下之意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注

反其仁。己仁猶未至。和反其智。己智猶未足。邪。反其敬。己敬猶未恭。邪。反求諸身。身已正。則天下歸就之服其德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注此詩已見上篇。其義同。音義治。人不治。張云上直之切。將理之義也。下直改行之行。後皆放此。行。張下孟切。下正行皆同。疏正義曰。此章言行有不得於人。反求於身是爲責己之道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仁。己仁猶未至。治人不治。反其智。智。己智猶未足。禮人不答。反其敬。敬。己敬猶未恭。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己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此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配。合。命。天命。福。祿。言長合天命。自求福祿。

乾隆四年校刊

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至而天下歸之者。孟子言愛人而人不親之。必吾仁有所未至也。故當反己責之。治其人而人不治者。必吾之智有所未盡也。故當反己而責之也。禮接於人。而人不以禮報答之。必吾之敬有所未至也。故當反己而責之也。凡所行有不得於人者。皆當反求諸己而已。以其身之所有未至也。故當自反而責之。蓋以身先自治而正之。則天下之人皆歸之而服其德也。如顏淵克己而天下歸仁焉是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已說於上篇。此固不說。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注】恒常也。人之常語也。天下謂天子之所主。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之家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注】治天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爲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爲本。治其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爲本也。是則本正則立本傾則踣。固在所敬慎而已。【音義】踣朋北反【疏】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踣也。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者。孟子言人之所常言。皆曰天下國家也。天子有天下。公侯有國。大夫有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者。言天下之根本。獨在於公侯爲之根本也。公侯之根本。又在卿大夫爲之根本也。卿大夫之根本。抑又在於私身爲之根本也。如大學有云。欲明明德於天下。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必先修其身。此其意也。云天下國家者。天子有天下謂之天下。諸侯有國謂之國。然有國者。不可以稱天下。有天下者或可以稱國。故諸侯謂之邦國。天子謂之王國。國字文從或。又從圍。爲其或之也。故圍之也。至於家。則自天子達於庶人。未嘗不通稱之矣。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注】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者。但不使巨室罪之則善也。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

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注慕思也。賢卿大夫。一國思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爲君矣。沛然大洽。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內也。音義沛。普貝切。疏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傾心。思慕向善。巨室不罪。咸以爲表。德之流行。可以充四海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者。巨室。卿大夫之家也。孟子言爲政於天下易而不難也。但不得罪於卿大夫之家也。以其卿大夫之家。以王則近君而。君所待以輔弼。以道則近民。而民待以視效。故君之言動。是非可得而刺也。國之政令。其得失可得而議也。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君民之從違而係之也。故爲君不得罪於卿大夫。則爲政可以行天下矣。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者。言卿大夫之所思慕也。一國亦隨而思慕之。一國所思慕。則天下亦隨而思慕之。故沛然大洽其上之德教。可以充溢乎四海。如東注之水。沛然流溢乎四海也。此言四海。猶中國則謂之天下。夷狄則謂之四海耳。孟子之意。蓋欲當時國君爲政。直其道。正其心。使卿大夫慕之而不去。則遠近雖異方莫不均慕之。此德教所以溢乎四海。亦如傳云大夫者。近者視而倣之。遠者望而倣之。蓋其意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注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爲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强國也。此二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注齊景公。齊侯。景謚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鄰國使之進退。又不能事大國。往受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國不與之通朝聘

之事也。吳。蠻夷也。時爲强國。故齊侯畏而恥之。泣涕而與爲婚。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注】今小國以大國爲師學法度焉。而恥受教命。不從其進退。譬猶弟子不從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注】文王行仁政。以移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洽。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爲政。小國差之。故七年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注】詩大雅文王之篇。麗。億。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殷於周。殷之美士。執祼鬯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注】孔子云。行仁者天下之衆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爲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注】詩大雅桑柔之篇。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其爲國。誰能違仁而無敵於天下也。【音義】令。力政切。女。丁去聲。以女妻人曰。女。祼。音灌。暢丁云謂鬯酒也。好。呼報切。下好仁好爲皆同。濯。張直

角切丁作疏正義曰此章言遭衰逢亂屈伏強大據國論音葉

類濯明不可違仁也孟子曰天下莫敵雖有億衆無德不親執熱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德役大德小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言天下有治道之時小德樂爲大賢故小德役服大德小賢役服大賢以其德之得於己者有多少故有大德小德以其賢之賢於人也有遠近故有大賢小賢天下有道則論德而定位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而亂則小國役大國强弱之勢有强弱之分大小之勢有大小故有小有大有弱有强天下無道則力勝德勢勝賢故小役大弱役强言二者皆天使然也順其天者故存逆其天者故亡以其所遭之時然也故當順而不當逆受命是絶物也涉出而女於吳者孟子引齊景公謂諸侯既不能以令制鄰國又不能受命以制於鄰國是自絶於交通朝聘之事也於是時吳爲强大也故女於吳此景公泣涕以女事於吳是時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小役大弱役强者也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者言今也爲之小國者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既以師其大國而羞恥受大國之命焉如此是若爲之弟子者以羞恥受教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者言如文王也如師法文王則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不過七年必能爲政行於天下矣以言其時之易也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者此蓋詩大雅文王之篇文也孟子所以引此者蓋言其天命靡常惟德是親之意也其詩言商王之子孫雖相附麗而不足以爲衆至文王膺受上天之駿命而商之孫子乃爲君侯於周之九服中然爲君處服于周是天命靡常惟德是親也不特商之子孫如此其爲殷之侯者爲牧美之士亦莫不執祼鬯之禮而皆助祭于周之京師也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者言仁不可爲衆也孔子有曰爲仁者不可爲衆也而當之也夫國君能好仁則天下無敵與之敵也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爲之是若持其熱物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爲之是若持其熱物今也欲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爲之是若持其熱物而不以濯也濯者以水濯其手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蓋謂詩有云言誰能持其熱物往而不以水濯手也以

其執熱須濯手於水也。如欲無敵於天下。必須爲仁也。
注齊景公齊侯景諡也至爲婚○正義曰。云景諡也者。
案史記云。靈王二十六年。齊莊公母弟杵臼立。是爲景公。
在位五十八年。孚諡曰景。地近荆蠻。故注云蠻夷也。注
詩大雅至無當也○正義曰。箋云麗。數也。于。於也。言商
之子孫。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
爲君於周之九服中。言衆之不如德也。九服。案周禮九
服云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人也。毛注云殷士。殷侯也。
膚。美也。敏。疾也。裸。灌鬯也。將。行也。鄭云裸謂以圭瓚酌
鬱鬯以獻尸也。瓚。如槃。大五升口徑八寸。深二寸。其柄
用圭是也。注詩大雅桑柔之篇○正義曰。箋云當如
手持熱物之用濯。亦猶治國之道。當用其賢人者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
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注言不仁之
人。以其所以爲危者。反以爲安。必以惡見亡。而樂行其
惡。如使其能從諫從善可與言議。則天下何有亡國敗

家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
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
濯足矣。自取之也。注孺子。童子也。小子。孔子弟子也。清
濁所用。尊卑若此。自取之。喻人善惡見尊賤乃如此。夫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
伐。而後人伐之。注人先自爲可侮慢之行。故見侮慢也。
家先自爲可毀壞之道。故見毀也。國先自爲可誅伐之
致。故見伐也。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此
之謂也。注已見上篇說同。音義蕃。音災。浪。音郎。夫。音
扶。下同。孼。魚列切。疏
正義曰。此章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己也。孟子曰不仁可
與言哉安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

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者。孟子言不仁之人可與言哉。言不可與之言也。以其不仁之人。以危爲安。以蕾爲之利。樂行其所以亡者也。如不仁而可以與言議。以其能從諫從善也。如此則何有亡國敗家者哉。言不能亡國敗家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者。子曰至自取之也者。孟子言有孺子歌詠曰。滄浪之水清兮。則可以洗濯我之纓。滄浪之水渾濁兮。則可以洗濯我之足。以其纓在上。人之所賤。水濁而濯足。則濁者人之所賤也。足在下。人之所貴也。孔子曰。小子當聽之。清斯濯其纓。濁斯濯其足。貴賤人所自取之也。孺子童稚也。清斯喻仁。濁斯喻不仁。言仁與不仁。見貴賤亦如此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者。孟子言夫人苟自爲可侮之事。然後人從其事而侮慢之。家自爲可毀讟之事。而後人從而毀讟之。國必自爲可誅戮之事。而後人從而誅戮之。斯亦自取之謂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者。已說在上篇。注云如臨深淵戰戰恐懼也。○正義曰。此蓋詩之小雅小旻之篇文也。注云戰戰恐懼也。趙氏放之

而已。

孟子注疏卷七上

孟子注疏卷七上考證

離婁章句上疏此篇凡六十一章趙氏分之以爲上下卷○閣本誤作六十章今改正

疏其餘三十三章○閣本訛三十二章今改正

離婁之明○臣齊燾按孟子纂箋引趙岐注離婁黃帝時人莊子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卽離婁也今本並無此文

又是爲敬君○監本訛是勉之君今改正

疏君子之人以之鱓義之所禁○禁監本訛具今改

規矩方員之至也章注堯舜之爲君臣道備疏其後坐
常見堯於墻○坐監本訛生今改正
注桀紂幽厲疏武王於是爲天子以爲周之始王○
監本以爲周之下脫始字以爲周之始王下衍以爲
天子四字今從閣本監本訛生今改正
又子幽王宮涅立○宮涅監本訛宮湼今改正
三代之得天下章疏亦謂惡濕而居下之意也○此句
上監本有論語孔子四字係衍文今從閣本監本刪
愛人不親章注反其仁己仁猶未至那反其敬己敬猶
未恭那○兩猶字監本俱訛獨今改正

天下有道章注既不能令告隣國使之進退○隣監本
訛夫今改正
不仁者章滄浪之水清兮○臣宗棣按倪氏曰漢水東
爲滄浪之水見禹貢鄖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有
滄浪洲漢水古爲滄浪即漁父所云滄浪之水今滄
浪水合流出北界山蓋後人名之非古滄浪
疏末注云如臨深淵至放之而已○共五句係他章
之注錯襍於此

孟子注疏卷七上考證

爲湯武畝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畝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注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卑下獸樂壙野畝之則歸其所樂獵也鷇土鷇也故云諸侯好爲仁者畝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注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邪求三年時艾當畜之乃可得以三年時不畜藏之至七年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爲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爲喻志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亡之謂也注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臣何能爲善乎但相與爲沈溺之道也音義走壩張音奏下音曠爲于僞切下爲叢爲湯爲之爲無後皆同畝音驅鷇諸延切坪音毋獵者頻獵別名卒子忽切後章卒至正義曰此章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畝使同疏就其君三年之艾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沈溺所以明鑒戒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至心也者孟子言桀紂失亡天下是失其民失其民乃是失其民也之也得天下有其道也得其民斯爲得天下矣所以得天下有道至勿施爾也者言人君所以得天者得其民之心斯爲得民矣所以得其心有道在民所欲而與之聚之民之所惡而勿施於民則近得其民心矣民之歸仁也至不可得已者言民之歸親於仁人之君如水之歸就於下獸之樂趨於廣野矣故爲淵而畝聚其聚其魚而歸之淵者是獵爲之畝矣爲叢木而畝聚其爵而歸之叢者是鷹鷇爲之畝也爲湯王武王而畝聚

其民而歸之湯武者是桀與紂也今夫天下爲之君者有能好行其仁政則天下之諸侯皆爲畎矣如此雖欲不爲王不可得而不爲耳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至於死亡者言今之國君欲爲王者如七年之病欲卒而求討三年之艾草也苟爲已前不積雖終身而死亦不得此三年之艾也若苟不志仁於久雖終一身憂辱亦以陷於死亡之地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蓋詩之大雅桑柔之篇文也蓋言何能爲之善乎但相與及其沈溺於患難也孟子所以言此者欲時君在於久行其仁不但欲爲之王然後乃行之耳注獯鬻也鬻土鬻也○正義曰此詩蓋芮伯刺厲王之詩也案釋名云獯形如猫居水食魚者也獯之屬也能食鳥雀○詩大雅桑柔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芮伯刺厲王之詩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注言人尚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爲仁人之安宅

朱本作諸

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注曠空舍縱哀傷也弗由居是者是可哀傷也音義舍音捨注同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注邇近也道在近而患人求之遠也事在易而患人求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以事其長故

其事遠而難也。音義長。其長。竝張丈切。注。及下同。疏正義曰。此章言諸己。則邇而易者也。孟子曰至天下平者。孟子言道在近而人乃求之於遠。事在易而人乃求之於難。但人人親愛其所親。敬長其所長。則天下卽太平大治矣。親親卽仁也。長長卽義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注言人求上之意。先從已始。本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注授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鳥獸不可親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也。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之也。以其上子言居下位而爲君上之臣者。而不見獲於上。則民故不可得而治之也。以其上上有道至不誠其身者。言獲於上者有其道。如不信於友則弗獲於上矣。以其君之所以願乎臣者忠也。如臣弗信於友。則其忠不足稱矣。此所以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其道。如事其親而弗悅。則亦弗信於友矣。以其友之所以資於己者仁也。如事親弗悅。則其仁不足稱矣。此所以弗信於友矣。悅親有其道。如反己而不誠。則弗悅於親矣。以其親之所望於己者孝也。如反身不誠。則其孝不足稱矣。此所以不悅於親矣。誠身有其道。如不能明乎善。則不誠其身矣。以其所謂誠者。亦明乎善而已。如不明其善。則在我之善。有所未明。又安知所謂誠。故不明乎善。則不誠其身矣。由此推之。則信於友。是獲於上之道也。悅親是信於友之道也。誠身是悅親之道也。而明乎善者。是又誠身之道也。是故誠

者天道也思誠者人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者。孟子言此故誠者是天授人誠善之性者也。是爲天之道也。思行其誠以奉天。是爲人之道也。然而至誠而有不感動者。必無也。故曰未之有也。不至誠而能感動之者。亦必無也。故曰未有能動者也。○正義曰。論語云。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是曾子三省之事也。大雅矜矜。此蓋荀卿之言然。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注】伯夷讓國。遭紂之世。辟之隱遁北海之濱。聞文王起興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注】太公呂望也。亦辟紂世。隱居東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注】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天下之子耳。子當隨父。二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歸往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注】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必足以爲政矣。天以七紀。故云七年。文王時難。故久。衰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衆。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

【音義】焉。于虔切。下章焉廋同。【疏】正義曰。此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七年爲政。以勉諸侯者也。孟子曰伯夷辟紂至養老者。孟子言伯夷辟紂之世。乃辟紂而逃遁居於北海之畔。後聞文王作興而起王道。乃曰盍歸乎來。歸周也。我聞之西伯善養其耆老者也。太公辟紂至養老者。孟子又言太公辟紂之亂。而辟居於東

海之畔。後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乎來。歸周也。我聞西伯善養其耆老者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至其子焉往者。言伯夷太公二老。乃天下之父。既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天下之父歸之。其子又焉往。是必皆歸之也。注伯夷叔齊至歸周也○正義曰。案太史公云。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後因呼馬諫武王。武王平殷亂。二人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且餓死焉。孔子云。伯夷叔齊餓于首陽山之下。是也。又云太公望。東海之上人也。或云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善養老。盍往焉。注云天以七紀。故云七年○正義曰。書云五紀曰。歲月日星辰。曆數。今云七紀者。案魯昭公十年左傳云。天以七紀。注云二十八宿四七。是其旨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注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爲之多斂賦粟。故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徒。疾之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注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況於爭城爭地而殺人滿之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其罪大。死刑不足以容之。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注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戰者服上刑。上刑重刑也。連

諸侯合從者也。罪次善戰者。辟草萊。任土地。不務脩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連橫之人也。【音義】辟。音闢。任。如禁切。合從之從。音縱。【疏】正義曰。此章言聚斂富民。棄於孔子。重人命之至也。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至攻之可也者孟子言冉求爲季氏之家臣。不能佐君改於其德。以爲治國。而乃聚斂其粟倍過於他日。孔子責之曰。求非我之徒弟也。乃令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至罪不容於死者。孟子言由此冉求賦斂觀之。以孔子所攻。則今之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是皆棄之於孔子者也。又況爲之强戰。爭地以戰。而殺人至於盈滿其野。爭城以戰。而殺人至於盈滿其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之肉也。其罪必不容於死。以其罪大。雖死刑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至任土地者次之者。孟子又言故善能爲陳而戰者服於上刑。上刑。重刑也。合從連橫之諸侯。罪次之。以其罪次於善戰之上刑也。務廣開闢草萊而任土地。不務脩德者。又次之。以其又次連橫合從之諸侯者刑也。【注】求孔子弟子至疾之也。○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云。冉求字子有。鄭氏曰。魯國人。又案論語云。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孔安國云。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鄭注云。小子門人也。云季氏魯卿季康子者。案左傳云。季康子魯卿季孫肥。謚曰康。謚法曰安樂撫民曰康。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注】眸子。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惡也。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注】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注】廋。匿也。聽言察目。言正視端。人情可見。安可匿之哉。【音義】眸。音牟。瞭。音了。眊。音耄。廋。音搜。【疏】正義曰。此章言目爲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者。孟子言存在於人者。莫貴乎眸子。眸子目瞳子也。眸子不能蓋掩人之惡也。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

不正則眸子眊焉者言人胷中正而不邪則眸子於是乎明瞭明也胷中不正則眸子矇矇而不明眊不明也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者言知人之道但聽其言觀其眸子則與不明人可見又安可廋匿之哉此孟子言知人之道但觀人之眸子耳注眸瞳子瞭明眊不明之貌○正義曰是皆矇釋文而言之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注爲恭敬者不侮慢人爲廉儉者不奪取人有好侮奪人之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從其所欲安得爲恭儉之行也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注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和聲音笑貌強爲之哉音義惡音烏卷末烏可已也音同疏正義曰此章言人君恭儉率下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也孟子曰恭者不侮人至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者孟子言爲之恭儉者則不侮慢於人亦不能簡

奪於人蓋以恭敬則不侮人之君惟恐其民不順己之恭儉又豈可以聲音笑貌爲之恭儉哉言人爲恭儉在心之所存不在於聲音與其笑貌爲之矣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注淳于髡齊人也問禮男女不相親授孟子曰禮不親授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注髡曰見嫂溺水則當以手牽援之否邪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之心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注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注髡曰天下之道溺矣夫子何不援之乎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

援天下乎。注孟子曰。當以道援天下。而道不得行。子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音義髡。音坤。與音餘。援。音爰。疏正義曰。此章言權時之義者也。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者。淳于髡齊國之人也。問孟子曰男女授受之際。不相親授。是禮然與否。孟子曰禮也。孟子答之以爲是禮然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者。髡又問孟子如是。則嫂之沈溺於水。當牽援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言如嫂之沈溺於水。而不牽援之者。是有豺狼之心者也。以其豺狼之爲獸。其心常有害物之暴。故以喻之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者。孟子又告淳于髡。以謂男女授受不親。是禮當然也。嫂之沈溺援之以手者。是權道也。夫權之爲道。所以濟變事也。有時乎然。有時乎不然。反經而善。是謂權道也。故權云爲量。或輕或重。隨物變者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之何也。髡復問孟子。言今天下之道。以沈溺如之何。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此言不可以手援天下。當以道援之。斯亦明淳于髡之蔽也。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注問父子不親教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注父親教子。共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云。父子反目相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於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爲反夷矣。故曰惡也。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注易子而

教。不欲自相責以善也。父子主恩。離則不祥莫大焉。疏正義曰。此章言父子至親。相責則離。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善者也。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公孫丑問孟子。言君子以不自教誨其子。是如之何。孟子曰。勢不行也至父子相夷則惡矣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君子所以不教子者。是其勢之不行。所以不自教也。教之者必以正道而教之。而子不行。則續之以憤怒。既續之以憤怒。則反傷其為父子之恩。則父慈子孝。是為父子之恩也。今繼之以怒。是非父之慈也。且以子比之。夫子既教我以正道。而子之身自未能出行其正道也。如之何子之問。子以是言而反父。是則父子相傷矣。父子既以相傷其恩。則父子心相疾惡也。故云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者。孟子又言古之時。人皆更易其子而教之者。以其父子之間。不相責讓其善也。如父子自相責讓。則父子之恩必離之矣。父子恩離。則不祥之大者也。所謂易子而教者。如己之子與他人教。他人之子與己而教之是易子而教也。所謂不祥之大者。則禍之大者矣。注夷有二說。一說以夷訓傷。一說以夷為夷狄。其義皆通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注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夫不義則何能事父母乎。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注先本後末。事守乃立也。曾子養曾哲。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哲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注將徹請所與。問曾哲所欲與

子採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意也。故曰養志。曾元曰
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
道。當如曾子之法。乃爲至孝。

正義曰。此章言上孝養志。下孝養口體者也。孟子曰事
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者。孟子言人之所事者何
大也。人之所守者何守爲大。以其事父母之親爲
失其身而爲能事其父母之親。則我未之聞也。蓋以己身尚不能
身而能事父母之親。則我嘗聞之矣。如失其
守之。況能事其父母乎。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
爲守守身守之本也者。言人誰不爲所事。凡有所事於
彼者。是皆爲所事也。然而事父母之親。是所事之本也。
夫人誰不爲所守。凡有所守於我者。是皆爲所守也。然
而守身是所守之本也。所謂身安而國家可保。事親孝
故忠可移於君。此之謂也。豈非事親守身爲事爲守之
本者歟。曾子養曾皙至事親若曾子可也者。孟子又言
昔日曾子奉養其父曾皙。必有酒肉。將欲徹去。曾子又言必

音義　養。餘亮切。下同。皙。先歷切。徹。直列切。

疏

請所欲與者。如曾皙問復有餘剩。曾子必應曰有餘剩。
曾皙已死。曾元奉養其曾子。曾元之子也。必有酒
肉。將欲徹去。曾元不請所欲與者。如曾子復問有餘剩。
曾元乃應之曰無矣。遂將以酒食復進曾子也。如此是
謂養其父之口體而已。必若曾子之養父乃可謂養其
父之志也。如事其親。若曾子知父欲有餘者。與之所愛之子孫。故狥而請其所與。問有
餘故復應之曰有。是其遂其親之志意而不違者也。故
曰養志也。曾元反此。蓋有違逆其親之志意。但爲養口
體者也。非養志者也。故孟子所以言事親若曾子則可
以爲之
孝子。

朱本無與字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
君心之非。注適過也。詩云室人交徧適我。曰非。格。正也。
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說。獨得大
人爲輔臣。乃能正君之非法度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

乾隆四年校刊

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注正君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音義適丁音謫。注同。閒古莧切。疏正義曰。此章言小人爲政不足閒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佞。將何閒者也。孟子曰。人不能事君。不足適責之也。所行政教。亦不足閒非之也。惟大人之爲臣。而事其君。故能格正君心之非也。注詩云室人交徧適我。○正義曰。蓋詩國風北門之篇文也。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箋云。我從外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已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已志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注虞度也。言人之行有不虞度其時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求全之毀者。陳不贍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性弱之毀者也。音義難乃旦切。疏正義曰。此章言人有不虞度其功。而終獲其名譽。又有欲求全其行。而終反受其人之毀者。以言其君子之人於毀譽。不容心於其間。但務爲善之實。而不期人之譽。務去其不善之實。而不慚人之毀。是皆行義以俟命而已矣。注尾生與陳不贍之事。○正義曰。此皆據史記之文而言之也。其事煩故不重述耳。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注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音義易以豉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注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己未有可師而好爲人師者哉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患在好爲人師也。孟子言人之有患非他。特在其好爲人之師也。蓋在人患在於不知己。未有可

師耳。如務在好
爲人師。則惑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注魯人樂正克
孟子弟子也。從於齊之右師子敖使而之魯。樂正
子蹔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孟子曰。子
亦來見我乎。注孟子見其來見遲。故云亦來也。曰先生
何爲出此言也。注樂正子曰。先生何爲非克而出此言
也。曰子來幾日矣。注孟子問子來幾日乎。曰昔者。注克
曰。昔者來至。昔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曰昔者則我出
此言也。不亦宜乎。注孟子曰。昔者來至。而今乃來。我出
此言。亦其宜也。孟子重愛樂正子。欲亟見之。深思望重

也。曰舍館未定。注克曰。所止舍館未定。故不仰來。館。客
舍。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注孟子曰。子
聞見長者之禮。當須舍館定。乃見之乎。曰克有罪。注樂
正子謝過服罪也。音義敖。五高切。見孟之見張。正義
音現。使所吏切。亟。音棘。疏正義曰。此
章言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孟子
譏之。責賢者備也。樂正子從子敖之齊。樂正子從子敖
往齊而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子亦來見我乎。
來遲。故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樂正子
問孟子。何爲於我而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孟子
又問樂正子。從子敖到齊以幾日乎。曰昔者樂正子曰。
往日來至。若數日之間也。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
宜乎。孟子又言。子到數日而今乃來見我。則我出此言
是其宜也。曰舍館未定。樂正子又曰。爲客館所止未定。
故不能即來也。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孟子又言。子曾聞見長者之禮。必待舍館定。然後乃見
長者乎。曰克有罪。樂正子於是無所答。乃對孟子曰。是

克有罪也。以其待舍館定。然後見。非尊師重道者也。宜孟子以備責之。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注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

者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餔啜也。樂正子

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言不意

子但餔啜也。音義餔。張博孤切。亦音哺。啜。昌悅切。疏正義曰。此章言學優則仕。仕以行道。

否則隱逸。餔啜沈浮。君子不與。是以孟子咨嗟樂正子

者也。孟子謂樂克曰。子隨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

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者。孟子謂樂克曰。子隨

右師來至齊。是徒以食飲而已。我不意有如子本學古

聖人之道而且今隨右師之遊。而以徒爲其飲食也。孟

子所以言此。蓋謂子敖我未嘗與之學古者。而今子乃

隨之遊。是訕道以從人之謂也。注云子敖齊之貴人右

師王驩者。○正義曰。此蓋以經文推而爲解也。公孫丑

問云。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

行。王驩朝暮見。反齊賜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下卷

言公行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

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

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孟子聞之曰。禮也。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是知爲齊

之貴人右師王驩者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注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

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窮親老。不爲祿仕。二

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

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注舜懼

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娶而告父

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注正義曰。

此章言

量其輕重。無後爲不孝之大者也。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者。言不孝於禮有三。惟先祖無以承。後世無以繼。爲不孝之大者而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家貧親老。不爲祿仕。特不孝之小而已。舜以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故孟子乃言此以謂舜受堯之二女。所以不告父母而娶。是爲其無後也。告之則不得娶故也。君子於舜不告而娶。是亦言舜猶告而娶之也。以其反禮而合義。故君子以爲不告猶告也。【注】堯二女○正義曰。案古史云。舜有二妃。一曰娥皇。二曰女英。並堯之女。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注】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也。知仁義所用。而不去之。則智之實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注】禮義之實。節文事親從兄使不失其節。而文其禮敬之容。故中心樂之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注】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能自覺足蹈節。手舞曲哉。【疏】正義曰。此章言仁義之本在孝悌。蓋有諸中而形於外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至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者。孟子言仁道之本實在事親是也。義之本實在從兄是也。以其事親孝也。從兄悌也。能孝悌是爲仁義矣。智之本實在知事親之孝。從兄之弟。而弗去之者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言禮之本實使事親從兄者是也。由此言之。則事親之孝爲仁之實。凡移之於事君者。則爲仁之華也。從兄之悌爲義之實。則知凡移於從長者。是爲義之華也。知仁義爲智之實。則知前識者。是爲智之華也。禮之實在仁義。則威儀爲禮之華也。樂之實在仁義。則節奏爲樂之華也。凡此是皆從而可知矣。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言由仁義之實充之。至於樂。則流通而不鬱。日進而不已。是其樂則生。生則烏可已。烏可已。則得之於心。而形之於

四體。故不知手舞足蹈之所以者也。蓋當時有夷子。不知一本。告子以義爲外。故孟子宜以是言之。而救當時之弊者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爲然。注舜不以天下將歸已爲樂。號泣于天。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注舜以不順親意爲非人子。底致之道。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道。而頑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爲父子之道者定也。音義底之尼切。疏正義曰。此章言以天下當貴爲不若得意於親也。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爲然者。孟子又言人若不得事親之道。則不可以爲人。若得事親之道。而不能順事親之志。故不可以爲人之子。惟舜能盡其事父母之道。而瞽瞍頑嚚。亦致樂。瞽瞍既以致樂而先天下。而天下亦從而化之。瞽瞍致樂故天下父子者。親親之道定。此所以爲舜之大孝矣。故曰此之謂大孝。注瞽瞍頑父也。○正義曰。瞽瞍者。案孔安國尚書傳云。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頑者。左傳云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

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大悅樂而將歸嚮己。視天下悅而歸己。但若一草芥不以爲意者。惟大舜爲能如此也。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至此之謂大孝者。孟子又言人若不得事親之道。則不可以爲人。若得事親之道。而不能順事親之志。故不可以爲人之子。惟舜能盡其事父母之道。而瞽瞍頑嚚。亦致樂。瞽瞍既以致樂而先天下。而天下亦從而化之。瞽瞍致樂故天下父子者。親親之道定。此所以爲舜之大孝矣。故曰此之謂大孝。

孟子注疏卷七下

居下位章疏以其上之所以得民者乃治也○語意不
足疑有脫誤

疏正義曰論語云○共十句本注所無疑古注今
有逸者

人不足與適也章注致教不足復非說○臣邦綏按非
說二字未洽太玄經云禍不禍非厥說也說文說過
也此說字疑說字之說

不孝有三章注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輔廣曰此必見
於古傳記趙氏時其書尚存故引之今則

仁之實章疏○樂之實二句似未疏疑有缺

疏言禮之本實使事親從兄者是也○此句必脫疑有脫誤

又凡移之於事君者則爲仁之華也○朱子此所謂實以對華而言耳意亦宗此